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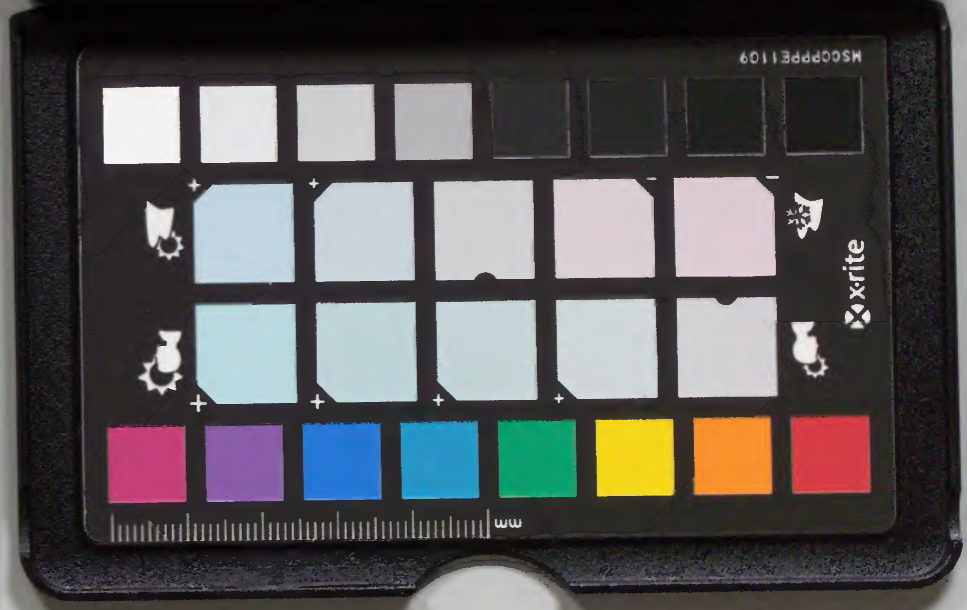


孫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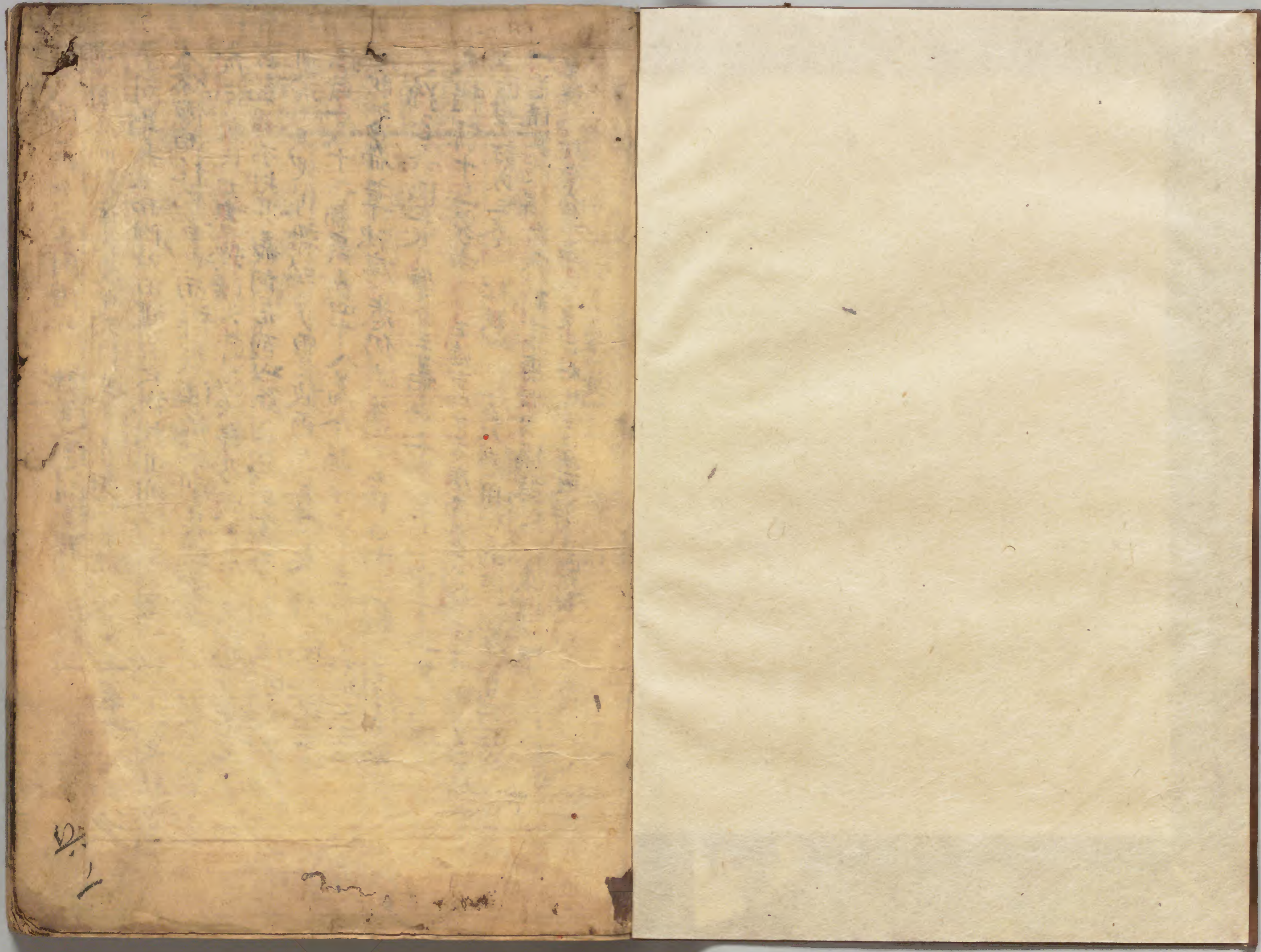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二五二八
一三四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號
函
架
二五二八

兵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28
冊數 17 (1)
函號 299 212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宋景濂文粹亦云尉繚子與孫吳二子司馬穰苴兵法黃石公三書呂望六韜
李衛公問對宋元豐中頒行武學號為七書孫吳當是古書司馬法本古
者司馬兵法而附以田穰苴之說疑亦非偽若三畧六韜問對之類則固後
人依倣而托之者也而襍然渾稱無別其或當時有司之失歟
虞南黃氏七書攷注云武經次序乃宋司業朱服所定先孫吳而後司
馬韜畧不知其義何居或以孫吳為正書而司馬法則文多殘缺義亦
奧宵其他俱雜駁多質故爾今三書之序依之又云漢書藝文志
孫武子八十二篇吳子四十八篇今孫子止十三篇吳止六篇或後人刪
而取之為篇章次序悉仍其舊又云孫子十三篇者乃孫武書也七錄
云孫子兵法三卷業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不傳漢任宏列
之權謀十三家中 王海百四十五云唐李肇以魏武所解多誤約歷代史
依遁甲註成三卷 杜牧以武書大畧用仁義使機權曹公所註解十不釋
一蓋借其所得自為新書爾牧因備註之 陳暉以曹註隱微杜註罔疎
重註 紀燾集孟氏賈林杜牧三家所解 宋梅堯臣王皙何氏註

宋景濂文粹亦云孫子一卷吳孫武撰魏武帝注自始計至用間凡十三篇數之文志乃
言八十二篇杜牧信之遂以為武書數十萬言魏武削其繁繁剩筆其精粹以成此書按史記
田穰苴謂田穰苴之十三篇者吾盡觀之其數與此正合漢志出於穰苴之言要非是武亦人吳國
高用以為將

武學上舍施氏七書講義目錄

孫子

吳子

司馬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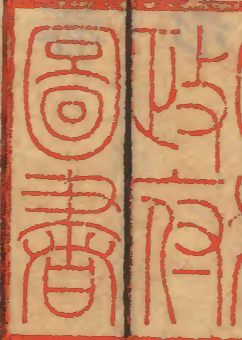
尉繚子

黃石公

太公

唐太宗

淺草文庫



戰國初山林
虞士之所為
予獨不教謂
然春秋時列
國之事赴告
者則書於
策不徒則否
二百四十二年
大國若

三略
六韜
問對

若越過其
行事不見
於經何者有
笑何物而

○第一卷

孫子 一卷

始計

第二卷

孫子 二卷

作戰

第三卷

孫子 三卷

謀攻

第四卷

孫子 四卷

軍形

兵勢

第五卷

孫子 五卷

虛實

第六卷

孫子 六卷

軍爭

九變

第七卷

孫子 七卷

行軍

地形

第八卷

孫子 八卷

地形

孫子

第九卷

孫子 九卷

九地

孫子

第十卷

孫子

十卷

火攻

第十一卷

孫子

十一卷

用間

第十二卷

吳子

一卷

圖國

第十三卷

吳子

二卷

料敵

第十四卷

吳子

三卷

治兵

第十五卷

吳子

四卷

論將

第十六卷

吳子

五卷

應變

第十七卷

馬子

一卷

仁本

第十八卷

馬子

二卷

天子之義

第十九卷

馬子

三卷

定爵

第二十卷

馬子

四卷

嚴位

第二十一卷

馬子

五卷

用衆

○第二十二卷

尉繚子

一卷

天官

第二十三卷

尉繚子

二卷

制談

第二十四卷

尉繚子

三卷

戰威

第二十五卷

尉繚子

四卷

攻權

第二十六卷

尉繚子

五卷

守權

武議

第二十七卷

尉繚子

六卷

將理

原官

治本

第二十八卷

尉繚子 七卷

戰權

重刑令

伍勅令

分塞令

束伍令

經率令

第二十九卷

尉繚子 八卷

勤率令

將令

踵軍令

兵教

第三十卷

尉繚子 九卷

兵教下

兵令上

兵令下

第三十一卷

三略 一卷

上略

第三十二卷

三略 二卷

中略

第三十三卷

三略 三卷

下略

第三十四卷

六韜 一卷

文師 三卷

三盈虛

國務

大禮

明傳 二卷

三六守

守土

守國

上賢 一卷

三舉賢

賞罰

兵道

第三十五卷

六韜 二卷

俊啓

文啓

文伐 八卷

六韜 順啓

三疑

第三十六卷

六韜 三卷

王翼

論將

選將

立將

將威

勵軍

陰符

陰書

軍勢

奇兵

五音

兵徵

農器

第三十七卷

六韜 四卷

軍用

三陳

疾戰

必出

軍略

臨境

動靜

金鼓

絕道

略地

火戰

壘唐

第三十八卷

六韜 五卷

突戰

敵強

敵武

烏雲山兵

烏雲澤兵

少衆

分險

第三十九卷

六韜 六卷

分合

武鋒

練士

教戰

均兵

武車士

武騎士

戰車

戰騎

戰步

○第四十卷

太宗一卷

問對上

第四十一卷

太宗二卷

問對中

第四十二卷

太宗三卷

問對下

武學上舍施氏七書講義目錄終

前漢藝文志云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師古曰孫武也臣於圖圖
與師古曰孫臏 凌雅按吳孫子兵法魏武削其繁劇筆其精粹今九十三篇

權謀十三家言平九篇預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
也形勢十一家言十三篇圖十八卷形勢者雷動風舉後發而先至離奇變化無常以輕疾
制敵者也陰陽十六家言四十九篇圖十卷陰陽者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因五勝假鬼神
而為助者也師古曰五勝五行

兵家之書不知其幾也漢初有一百八十二

家刪取要用者三十五家其後任宏論次分

其書為四種唐有二十三家藏其書於四庫

者凡六十部失姓名而不著錄者不與焉可

謂繁且雜矣圯上一編足為王者師奚以多

為哉 朝廷武舉之科惟用七書以取士

亦此意耶 三山施公子美為儒者流談兵

家事年少而升右庠不數載而取高第為孫

吳之學者多宗師之今得其平昔所著七書

古曰五勝五行
相勝也
技巧十三家言
九十九篇技巧
者言平及便
器械積機圖
以立攻守之勝
者也凡兵書五
十三家七百九十
篇圖四十五卷
兵家者蓋出
古曰馬之職王
官之武備也
自春秋至於戰
國出奇設伏
詐之兵並作漢
興張良韓信
序次兵法凡百

兵尚右
故習兵
書曰右
庠

經史子
集部
所收曰
四庫

十三家刪取要
用定著于五家
諸家用事而盜
取之武帝時軍
政楊僕掘概
遺漢紀裴兵
錄猶未能備
至於孝成命任
宏論次兵書為
四種 漢藝文志

玉海百四十一之唐二十三家兵家 藝文志丙部子錄十二曰兵書類二十三家六十部二百
十九卷始於黃帝向玄女法終於李淳風垂鏡失姓名十四家不著錄二十五家一百
六十三卷李荃注孫子以下終於張道古兵論
玉海五十二云玄宗乾元殿聚書四部以甲乙丙丁為次列經史子集四庫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
皆異色以別之開元六年乾元書院更號麗正修書院十三年改麗正書院為集賢殿書院
四庫書物八萬九千卷經庫一萬三千七百五十二卷史庫二萬六千八百二十卷子庫二萬一千五百
四十八卷集庫一萬七千九百六十卷

吳越春秋云吳王登臺而南風而嘯有頃而嘆群臣莫知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之不定乃薦孫子于
王王召孫子而以兵法每陳一篇王不知口之稱善 明趙光裕克梁甫武經正義云武子所人者兵法
十三篇曰伍員者入吳為上將代楚入郢及秦人救楚乃班師後見圖國蒸燕無度歸官婦有數年而七

施氏七書講義卷二

孫子

孫武子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閭

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此孫子

之所由作兵書之序必始於孫子者五

代張昭曰戰國諸子言攻戰之術其間

以權謀而輔仁義先智詐而後和平唯

孫武十三篇而已此孫子所以始也不

然則蘇先生亦何以曰古之善兵者無

孫子二十四張昭漢而人博洽經史兼善天文因
角太一卜相兵法亂世窮耕養親杜後唐
晉漢累官翰林學士兵部尚書封舒國
公宋初為吏部尚書改封陳國公有
十卷

史記列傳第五
五有孫武傳

蘇先生東坡也
東坡應詔集
第八有孫武論

出於孫子故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始計第一

管子曰九攻戰之道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是以先計後戰充國所以破先零計定後戰光弼所以擒安史舉兵之始其可不以計謀為先乎此始計之所由首也

善騎射 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能以勝敵且信軍

安史謂安祿山 安慶緒 安思順 史思明 史朝義

管子計管仲所著書也 前漢書列傳三十九有趙充國傳 先零西羌也 漢書法零音憐

嚴整其與史重前抗 守饒陽守太原守東京皆立大功而乃為權固懷恩喪功於何謂惜哉 宿昔列傳二十季光弼用兵謀定而後戰也 以少覆眾治師制整大振其威在軍中指顧 諸將不敢仰視 幼子孫子儀存右世稱李郭而戰功唯為中真也

事之大 棘莫重於兵 傳曰國之大事在祀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

事之大 棘莫重於兵 傳曰國之大事在祀

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大事在

此言兵之所係為甚重故人君之於兵有所不敢輕舉也

踊躍用兵州吁之所以斃

窮兵黷武漢武之所以衰兵其可以輕舉

乎兵何以不可輕也以其為國之大事死

生存亡之所係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戒

充國曰兵勢國之大事則兵誠為大事也

兵之所以為大事以其有死生有存亡也

地風云擊手鼓其 鐘踊躍用兵 注踊躍坐作擊 刺之狀也春秋 隱公四年列時 自立之時宋衛 陳秦伐鄭之 事或然也

趙充國曰兵勢 國之大事當為 後法

秦將白起與趙將趙括戰於長平起絕趙救及糧食括自較其數軍射殺括車敗卒四萬人降起括詐而坑殺之史記卷六

五後世上云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後漢書岑彭傳云帝敕彭書曰西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若不知足既平願復望焉每發兵頭髮為白

兵有勝負則民有死生兵有當否則國有存亡死生係乎民故以地言存亡係乎國故以道言趙之四十萬衆而坑於長平此兵之爲民之死生也符堅舉國長驅一敗而喪國辱身此兵之爲國之存亡也兵之所係如此其重則人君之舉兵可不深思孰察而審計之乎曰察云者蓋量敵而進慮事而舉懼其或失也此光武每發一兵鬚髮盡白者蓋重其事而不敢輕也又云

晉謝安與苻堅戰於淝水軍同風聲鶴唳以爲晉兵而大敗

魏元忠唐高宗時人也明自四十一歲入三身大學生魏元忠上封事云云上召見令直中書省仗內供奉臣元忠宋州宋城人唐書列傳四十七有魏元忠傳

察者詳視之謂也唐魏元忠曰兵爲王者大事存亡係焉將非其任則殄人敗國法言不可不察也九七五危言之地形又言之六者敗之道又言之九地又言之太公論置將亦言之大韜言之練士亦言之誠以事之所係爲甚重故人之於事必致甚審也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此言用兵者必有以盡知彼已之實而後

周礼疏第一
大宰之職一曰
治典以經邦國
注典常也經也
法也王謂之禮
經常而秉以
治天下也疏凡
言經者以經
紀天下故王言
礼經
大雅靈靈篇
云經始靈靈篇
經之營之法
經度也

可以知勝負之所在也。經之爲言，或曰常也。如禮之所謂以經邦國之經，同蓋言常。以此五事修之於己，如織之有經常而不變。此一說也。或曰度也。如壽之所謂經之營之之經，同蓋言當。以此五事先度之於己，而後可以求其在人者。此亦一說也。經以五事，此先自治之說也。在己者，既備是五者，乃可以權己之所有，而以校其在敵者。校量也。計七計也。既以五事經之於己。

曹公者曹操也。乃魏武帝是也。注孫子者也。

羅山子按講等自此以下取項初紀高祖紀及韓信傳而并論楚漢之得失矣。

又以七計校之於彼，則勝負之理可得而知。故可以索其情。曹公曰：索彼己之情。杜佑曰：索其勝負之情，皆是也。五事，即一曰道，以至於五曰法，是也。七計，即主孰有道，至賞罰孰明是也。昔者高祖之興也，嘗與韓信論楚漢之強弱矣。彼其意，蓋欲經之於己，而校之於敵也。縞索之舉，高祖之有道也。五星之聚，高祖之得天也。成臯之守，高祖之得地也。韓彭之任，非將乎軍法之

杜依唐
順宗時
封以公
撰通鑑
通鑑法記
張良曰秦
爲無道故
沛公得至
此大爲天
下除殘賊
宜編素爲
資注縞索
之精白者
索謂無米
節也欲令
沛公及秦
奮秦眼儉
也

申子非法乎乃項羽則不然陰謀義帝殘滅郡縣ラ其エ鳥江之天亡得成臯而弗守與夫八千无為楚之心刻印有冠忍之志則其七計也果孰得孰失耶勝負之情一見決矣此韓信立談之間所以能知其強弱之所在也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一曰此言五事之目必有其序也自道而天地自天地而將法先後之序然也已不修道

一曰

而惟天地之是恃天地未得而唯將法之是用亦難以成功矣一之以道言用兵以道為主也法曰兵有以道勝道者何曹公曰導之曰教令恐未足以盡之也杜佑通典釋道曰德化此說是也李筌太白陰經其首篇王有道德則道為德化明矣君能盡道則可以上當天心故首之以一曰道而繼之以二曰天以己之道與天之時似可以舉兵矣然不得地利亦未可以濟也

杜佑字君卿撰通典類聚封山國公推韻云撰政典三十五篇文卷益新札考二百篇考用費奏之復詔嘉美王海百十一唐李筌太白陰經十卷記出師用兵之事凡一百篇太白主兵故以為名

持將

詳見太宗問對

地形者兵之助也。故三曰地。君道矣。天時
矣。地利矣。由是而舉之。不可以無將。將者
所以統兵也。統軍持勢者將也。故繼之以
曰將。將雖有能。兵苟無法。亦未易勝。無制
之兵。有能之將。不可用也。法令不明。何益
於用。此所以終之以五。曰法。李衛公亦深
明孫子之意者也。合五事而分三等。一曰
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其言甚簡。而其意
甚明。惜其以張良范蠡為知道。以樂毅管

四

仲為得天地。以王猛謝安為得將法。不無
失之一偏也。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
不畏危也。

此言人君有道。可以得民之心也。再略曰。
與眾同好。靡不成。令既與民同意。則事可
以必成矣。故死生同之。雖危不懼。人君何
以能使人之若是哉。道足以合其心也。道
者仁義莫非道也。孟子曰。得道者多助。易

公孫子下篇

九

時日干支孤
虛旺相時四
時也日辰
也干甲乙丙
丁屬支子丑
寅卯屬孤
乃空亡也虛
對沖也旺相
旺是主相是
輔如春木旺
木生火則火
旺火生土則
土相之類
戰陣之法
皆孤擊者因旺乘相則吉
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為孤辰巳為虛辰五
甲寅旬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為空亡是以空亡為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為虛辰五
甲寅旬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為空亡是以空亡為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為虛辰五
甲寅旬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為空亡是以空亡為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為虛辰五
甲寅旬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為空亡是以空亡為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為虛辰五

曰說以犯難民忘其死皆言道足以為之也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范蠡早晏之說

此言在天有時用兵者必順乎天時也陰

陽之說或以為早晏之時遂引范蠡早晏

以順天道之說以為證按杜佑通典論此

而以風雲候雜占而證之則陰陽之說孤

靈向背之術皆是也斛律光嘗用匈奴卜

法而吉凶無不中則陰陽之說明矣寒暑

史記註六甲孤虛法甲子旬戌亥為孤辰巳為虛辰五甲寅旬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為空亡是以空亡為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為虛辰五甲寅旬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為空亡是以空亡為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為虛辰五甲寅旬如今人以甲子旬無戌亥為空亡是以空亡為孤也辰巳與戌亥對辰巳為虛辰五

者冬夏之時也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此

寒暑之說也時制者因陰陽四時之制此

曹公說也而或說又曰因天興亡之時而

制之若傳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是也

乃若張昭兵法有所謂天有陰陽良將因

天時而制度是時制者乃因天之陰陽寒

暑之時而制之也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此言地有異形而施其宜乃可以用眾矣

受

近而靜遠而挑戰者此遠近之形也。用衆務易用寡務隘此險易之形也。地廣用鹿角車營地狹用木屋施於車上此廣狹之形也。視生處高前死後生此死生之形也。凡此數者皆地之形良將因地之形而決機。此法曰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此言予之以名者必責其寔也。將能備此五材乃可以為將矣。智則足以料敵如乘

史記李廣傳不識故与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也。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斗斗注李廣曰以銅作鏃受一斗畫以飯食夜擊特行名曰斗。素隱曰斗音韶。宋首悅云斗斗小鏃如宮中傳衣鈴也。蘇林曰最如銅以銅作之無線受一斗故云斗。鏃即鈴也。博倉云鏃温器有柄斗似銑無線音謹。

百將信信楊素多權器乘机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禦我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亦論論將云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不可欺忠則無不欺忠則無

良之運籌李勣之多筭皆智也。信則足以待人如羊祐之遺藥陸遜子儀之單騎見虜皆信也。仁則能愛人如吳起之吮疽穰苴之分糧皆仁也。勇則能制敵如漢之飛將軍李廣唐之號將薛仁貴皆勇也。嚴則能備敵如程不識之夜擊刁斗楊素之馭我嚴整皆嚴也。其在太公論將亦以勇智仁信忠為將之五材太公之五材以勇為先而孫子則以智首之者蓋孫子言之始

墟也 墟虎 墟交

近而靜遠而挑戰者此遠近之形也。用衆務易，用寡務隘。此險易之形也。地廣用鹿角車營地，狹用木屋，施於車上。此廣狹之形也。視生處高，前死後生，此死生之形也。凡此數者，皆地之形。良將因地之形而決機。此法曰：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此言弔之以名者，必責其寔也。將能備此五材，可以為將矣。智則足以料敵，如張

史記李廣傳程不識故与李廣俱以邊太守將軍屯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斗斗注孟康曰以銅作鑊受一斗畫炊飯夜擊持行名曰斗斗素陰曰斗斗音韶安木首悅云斗斗小鏡如宮中傳衣鈴也蘇林曰形如鏡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斗斗鑊即鈴也增蒼云鑊温器有柄斗似鑊無緣音誰

百將信信楊素多權器乘机赴敵應受無方然大抵禦我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亦論論將云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則不可犯智則不可亂仁則不可欺忠則無則不可欺

良之運籌李勣之多筭皆智也。信則足以待人，如羊祐之遺藥，陸遜子儀之單騎，見虜皆信也。仁則能愛人，如吳起之吮疽，穰苴之分糧，皆仁也。勇則能制敵，如漢之飛將軍李廣，唐之號將薛仁貴，皆勇也。嚴則能備敵，如程不識之夜擊，刁斗，楊素之馭我嚴整，皆嚴也。其在太公論將，亦以勇智仁信忠為將之五材。太公之五材，以勇為先，而孫子則以智首之者，蓋孫子言之始

切虛也 怒也 墟虎

計計謀之士非智不可故先之以智
法者由制官道主用也

此言立法必當備此數事也曲部曲也五
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此
曲也制者旌旗金鼓之制也卞旗物之用
卞号名之用卞鼓鐸鐃鑼之用此制也官
者百官也伍有伍長卒有卒長師有師帥
旅有旅帥此官也道者往來所由之道也
縱橫所城漕運所通此道也主用者主將

春辨鼓鐸
用夏辨號名
之用秋辨旗
物之用冬教
大司馬職
司馬職

所用也膠漆車甲之所需賓客賞資之所
資此主用也或以曲制為部曲之制以官
道為官人之道亦一說也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此言用兵之本在是為將者不可不知也
故聞之非難知之者勝知之則能經之以
五事矣經以五事而後可以校計索情豈
不足以取勝耶此韓信背楚歸漢論楚漢
之強弱斷於一言之間戰而必勝攻而必

取非知之者乎

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兵有本有用五事其本也校計索情其用

也不校以計則不足以知敵之事與己之

事孰得孰失勝負之情何自而決武王伐

紂惟有道曾孫道也告于皇天后土天地

也太公鷹揚左右恭命將法也校之以商

貫盈之罪矯誣之舉太行常山之不守飛

廉惡來之是任億兆離心倒戈以北宜其

周書武成云

告于皇天后

土既過名山

大川曰惟有

道曾孫周

王發將有

大正于商今

商王受無道

害虐天下

害虐天下

害虐天下

害虐天下

害虐天下

害虐天下

害虐天下

害虐天下

害虐天下

害虐天下

害虐天下

泰誓上云商罪貫盈同篇中云受有億兆離心離法武成云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仲虺之誥云夏王有罪矯誣上天

百將傳七崔浩字伯深北魏武帝臣也

克之崔浩以萬全之策告魏主李靖以三

等之說告太宗是亦五事也韓信之論楚

漢也必究其強弱之由荀彧之論曹袁也

必原其勝敗之數是皆所以校計而索情

也

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

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

負矣

法曰兵有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

曹袁表

武成云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

武成云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

荀彧字文若

程志才十有傳

詳論曹操有

勝袁紹有十數

勝袁紹有十數

勝袁紹有十數

勝袁紹有十數

左傳莊十七
年春有侯將
伐邾主為曰
不可謂公驕
若驕得勝於
我必奔其民
無眾而後伐
之欲禦衆我
誰與

也。以主而論。則必求其道之有無。而後可
以知其勝負。道在己之主。則勝在己之兵
矣。士為謂。魏公驕。必棄其民。韓信謂項羽
雖強。易弱。隨之。平陳。賀若弼。知其必勝之
者。以其我有道。而大彼無道。而小非校。其
主道乎。法曰。九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
其材。以將而論。必其能否之所在。將而有
能。則可以必勝矣。高祖之伐魏。不問其佗
而問其大將。為誰。曰。栢直。曰。是口尚乳臭。

卷第
輔伯
高祖
見百
傳

為

百將也
唐李靖
宋臣也
約和
曰今止
星在庚午
應有事
吾固知必敗

安能當吾。韓信問其騎將為誰。曰。馮敬。曰。
是秦將馮無擇之子。雖賢。不能當灌嬰。問
其步將。曰。誰。曰。項宅。曰。不能。當曹參。卒之
一舉而擒魏王豹者。是能校其將之能否
也。趙括非武安比。騎劫非田單敵。非校其
將能乎。法曰。知天。知地。勝乃可全。用兵者
必欲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乃可以濟矣。故
必以天地而校之。觀其時利之孰得。而後
勝負可知。歲在庚午。仁貴。知其不應有事。

卷七

穀有二陵見
傳信三
二年

西方穀有二陵蹇叔知其禦師於此符堅
伐晉符堅不得其地利也觀符融之諫有
曰吳方得歲而天又設長江之險則天地
之得在晉而不在秦謝元之勝非謝元之
幸也天地之得也法曰法令不明何益於
用法令行則眾從其用欲知彼己之強弱
者必即夫法令之行與不行而求之則勝
負決矣三令五申孫子所以善未能行令
晉師所以敗邲之戰伍參言於王曰晉之

玄

邲之戰在宣公十二年
左傳注伍參伍奢之祖父楚莊王之驛人

三帥者知子趙盾趙盾
此時首林父
將中軍先穀
佐之先穀一名
穀子

韓之戰見左
傳信十五年
首子議兵云
之校擊不可以
遇魏之武卒
之計卒不可以
直秦之銳秦
之銳士不可以
桓文之節制
桓文之節制不可

從政者新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
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
此行也晉必敗是能校以法令之執行也
法曰將勇兵強則兵眾欲其強也校其兵
眾之孰強則可以知其勝負矣韓原之戰
晉人曰秦士少我閫士倍我秦是以有韓
原之勝魏惠以武卒奮秦昭以銳士勝非
校其兵眾之強弱乎法曰士不素習不可
用也則士卒欲其練也即其練與不練而

國

以敵湯武之仁

義

百將傳十卷

唐八卷

抱真甲兵天下

招義步共為諸

軍守

左傳宣公十五年

在傳註曰軍賢

軍器

百將傳九卷

原中宗臣也

另令嚴將吏

信伏按區抗

仲賞劉必直

功罪後人思

為立祠受降城出師

輒享焉宰相文武兼者

當時稱李靖郭元振

唐虞璟仁思

校之則其勝負亦可知矣隋時人余公理之所驅

市人霍去病之所將并時常遠則其成功在人矣常選李抱真昭義步

兵常為諸軍冠邲之戰楚自克來武子曰楚自克

庸以來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在軍無日

不討軍實而申傲之楚之士卒可謂練矣

楚烏得而不勝法曰賞罰行則將威行欲

知彼已之勝負者必即其賞罰而校之功

罪必直仁愿之以信伏其吏賞罰明嚴管

字以之知人之死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

唐書列傳四十七魏元忠傳云儀鳳中元忠為大學生時吐蕃教盜邊元忠上封事云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疆敵而薛仁貴郭待封喪師脫身以送國家賞既非止削除云云蘇定方平遼東李勣破平壤賞既不行勳亦淹廢云云

魏元忠所以諫高宗而伐高麗韓信論楚

之失謂之有功當賞刻印冠忍而不吊則

楚之賞罰不明矣羽安得而不敗校計而

後可以索情故即是七者之計而勝負矣

蓋論成敗於將戰之隆不若論成敗於未

戰之前未戰之時以謀為主謀有長短則

勢有成敗吾以此七計而知之則勝負決

矣

辨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

綱目卷六

漢王諒起

其使余公

下河內湯

帝使史

祥擊之

公理未及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擊賊之

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也其言也如石投水莫之逆非其良之拙說於東項而巧言於沛公也然則張良之言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

必敗去之

此孫子欲售其說於君之辭也其意謂君將聽吾計以之用兵則必勝是諫行言聽則可以委質為臣也故留於此而不去君將不聽吾計其用兵也必敗是諫不行言不聽則去而之佗故去而不留張良與佗人言若以水投石及與高祖言若以石投水此張良所以去楚而歸漢韓信之對武涉亦曰臣事項王言不聽計不用故背楚

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以言聽計用故吾得至此是亦聽其計則留之也或謂為將者能聽吾計則用兵必勝故留而用之不能聽則用兵必敗故去之不必用此作授諸將方略說或只謂孫子不敢斥其君故假為將者以言之計利以聽乃為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此言將善於謀而君信其所能為謀斯有

漢書列傳四三
韓信擊魏
盛兵南攻
晉信益為疑兵
陳船欲度臨
晉而伏兵從東
陽以木罌在
渡軍童衣女邑魏
東擊南絕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於宋陽侯王與兵三萬遣張耳與俱擊趙代云趙王

成安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二十萬信身引兵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遣二千八百人持一赤
幟從間道單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又使萬人先行出
背水陣趙兵
望見大笑平
且信鼓行出井
陘趙聞鼓大
戰信再走水
上軍後戰趙
空壁逐之信所
出奇兵騎突
入趙壁拔幟三
千幟二千趙已
不能得信軍欲
眾見赤幟大
驚遂走趙兵
兵夾擊斬陳
餘擒趙王歇

用而必濟其所當可為能言用兵者必須
能行其言也法曰毋信其空言必試其能
戰是能言者必欲其能行也計為利矣君
聽之矣而吾無術以用之徒空言也必為
之勢以佐其外謂於計畫之外為應敵之
勢以輔吾之計而行之所謂勢者何乃因
敵人之利而制為之權變此乃吾有應敵
之機隨敵變化而應之也韓信之說高祖
也其為計必欲北擊燕趙東取齊南絕楚

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信之計為甚利矣
高祖善其計而用之是得其君聽之也信
於此必為勢以佐其外故其斬陳餘也則
以背水敗龍且也則以囊沙擒魏王豹則
以木罌而渡擊齊田廣則因懈而襲是皆
因其所利而制為權變也其後取奔為光
武計欲取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
齊光武善其計而用之是亦得其君聽之
也拿於此故能為勢以佐其外故其攻祝

又云將
軍且與
水大至
不得渡
急擊殺
且

後漢列傳九
李字伯也年于
一語先武後年
從幸春後因
見自請北叔
上谷兵未發
有定彭寵
於漁陽取張
豐於河平
還叔富平
獲索東攻
張步以平
地帝壯其
意乃許之
云云使費
連軍下之
兵屯視阿拿
先擊視阿自
且攻城未中而
枚之故開田
一角令其眾得
奔也

阿也則合兵以擊之其攻巨里也則揚言以破之接臨淄則出其不意斬張步則置以翼伏是皆能因其利而制權也乃若趙括馬謖之徒非不能言用兵也趙王武侯一信其言而用之而括與謖終於喪師辱國其如因利制權何故能言者必貴其能行綱目十五云諸葛亮使參軍馬謖督諸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節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兵者詭道也

兵有正有奇孫子所言特其詭道者孫子

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取高谷戰大破之臨陳斬是既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見懼皆散悉眾亡歸張步步都尉弟藍守西安諸郡太守守臨晉相去四百里居二城之間每曰臨晉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板板臨晉而西安孤與劇滿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遂攻臨晉半日板之又云拿知步因將建豫置在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僵尸相屬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

諸子戰國當作戰國諸子

諸子

而非奇則不足以濟此張昭所以謂諸子戰國言攻戰之事其間以權謀而輔仁義者唯孫子十三篇正此意也且略曰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是則兵必以詭道也是以張昭言變詐也必舉是以為證而杜佑之證示弱也亦即是以為證故古之人有書合淝一之函而孫權挫交瀆關之馬而韓遂離決下邳之

水考合淝
羅山持肥水之
函瀆關之馬
詳在綱目十四
又下邳之水
東車詩在

綱目十三此四
奇謀此曰曹操
之所為也本出
於魏書

水而用布擒焚鳥巢之車而東紹死非詭
道之所寓乎問對中太宗問五行陣靖亦
曰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問對下太宗
問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又曰不可兵詭
道也托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
可廢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而示之不用
此言制敵之機不可不密也吾本能矣而
示以不能彼必以吾為不能而不吾敵吾

綱目十三班超
兵二萬人擊
漢車師王
發過宿等兵
合五萬人救之
超曰今兵少不敵
可各散去須夜
破聲而發
綏所得生口
毛茲王聞之
自以萬騎於
西界遮超
宿王將千騎
於東界傲于
實超知二虜已
出密召諸部
勒兵難鳴馳
赴漢車營胡
大驚亂奔走
漢車遂降
超等各退散

乃可以施其能吾欲用矣而示以不用彼
必以吾為不用而不吾備吾乃可以施其
用李牧收堡雁門匈奴以為怯韓信半渡
而走龍且以為怯是皆能而示之以不能
也班超欲擊莎車詭言散去裴行儉欲襲
都支偽示間暇是皆用而示之以不之用
也

百得信九
唐代二
年阿那
都支反
復伐之
言大熟
可以進
駐軍
都支不
行候偽
敗從者
人倍道
軍外若
暇都支
軍食卒
至不知
出謁堂
遂擒之
而渡
虞是也

直解何氏曰遠而示之近者韓信陳舟而渡
陽是也近而示之遠者晉侯伐魏假道于

羅字案此下講義脫落

紂之役在
紂之役在
紂之役在

曹劌事
傳非十年
劌曾人

敵人之心有所好吾則因所好而餌之敵
人之勢有可乘吾則因可乘而破之彼惟
好利故可得而誘之彼惟勢亂故可得而
取之伐紂之役楚人無并采樵者以誘之
紂人果爭出驅楚役人於山下而為楚所
敗是能誘之也曹劌之追齊師也望其旗
靡視其轍亂乃敢追之是因其亂而取之
也乃若趙充國見虜人數騎以為餌兵而
不逐是又安得而誘之吳以刑人三千

杆

春秋昭三十二年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有傳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
之吳為三軍以繫於後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
世注因徒不
習戰以示不
整

或退以誘楚豈真亂耶胡陳沈三國爭之
而果敗是徒見其亂而不知其非真亂也
故法曰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又曰以
利動之是因利而誘之也法曰吏卒無常
陳兵縱橫曰亂此真亂也大抵獸不貪於
噬則不可致魚不貪於餌則不可釣彼惟
貪利故可誘李靖亦舉此或一說以為先
利而誘之使貪其利而取吾之利乃可以
亂而取之

位者有為三
師事在左
傳耶三十

彼惟好卑慢之故可得而驕之或曰其人
本卑下之人吾從而驕之唐高祖致書於
李密密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慮此所以
驕之也石勒遣使推戴王浚魯卑於和而
不設備魯果敗

左傳儀廿二年

佚而勞之

百將傳十天室十四載祿山反郭子儀擊之守恒陽祿山出精兵佐思明後
晝揚兵夜搆墨賊不得息氣益老乃与光弼未擊賊嘉山斬首四万

彼佚則可以併力而制我故必有以勞之
郭子儀以晝揚兵夜搆壘使賊之不得休
息吳伍真請為三師以隸楚彼出我歸彼

隸勞也

歸則出而楚卒以病是能勞其佚也故法
曰敵佚能勞之

親而離之

親謀

彼之上下情離則必合以諫我故彼雖親
吾必有以離之陳平間楚而去亞父孝寬
說武俊而敗朱滔是能離其親也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
也

攻其無備所以觀敵之勢而擊之也彼勢

百將傳公幸孝寬
与地解解明月
相持孝寬作謠
款曰百外飛上
天明月眼長安
百外解也令謀
人多傳此云云
明月卒以此誅
綱目唐德宗
興元元年四
月李抱真會
王武俊於南
五月李抱真
武俊大破朱
滔於貝列

百將傳公幸孝寬
与地解解明月
相持孝寬作謠
款曰百外飛上
天明月眼長安
百外解也令謀
人多傳此云云
明月卒以此誅
綱目唐德宗
興元元年四
月李抱真會
王武俊於南
五月李抱真
武俊大破朱
滔於貝列

百將傳云饒陽
敗五十年九門老
謀知之提輕先歛
旗鼓伺賊方飯
襲殺之且盡思
明慎引去

百將傳云輔公祏
遣馮惠亮以舟師
三萬屯當塗李
靖曰若出不意挑
攻其城火破之
竟拔之而食矣

五代賀正會
後漢列傳十四
乘高亦隘水疾
不得上會者甚
卒多疫死援亦
中病遂困乃穿
岸為室以避炎
氣賊每升險鼓
譟援輒

或足以觀之尤
右哀其壯意莫
不為之流涕道
春按馬援所代
南蠻也而講義
云匈奴何哉
晉書載記于李
特巴西人憲帝
遣涼州刺史羅
尚入蜀特等向
尚未甚懼使其
弟驥於道奉迎
并貢寶物尚
甚悅以驥為驛
督特及弟流復
以牛酒勞尚於
縣竹云其後特
尚相殺者多矣

有所不及備則吾從而攻之出其不意所以察敵人之心而襲之也彼心有不及慮

則吾從而出擊之光弼伺賊方飯而擊思

明曹公因其不備而擊馬超是皆攻其無

備也乃若子期備吳而吳還亞夫使備西

北而吳楚不能攻彼既有備矣安得而攻

之乎李靖出不意以攻惠亮蘇定方因賊

恃雲而追賀魯是能出其不意也乃若馬

援困壺頭而為匈奴所乘羅尚襲李特而

為李特所擊彼既意之矣安得而出之耶

惟其攻無備攻無不克惟能出不意出無

不利是術也又豈可以先傳耶此而先傳

則是不能攻無備出不意也况兵之為道

聞其圖見則議知則困是烏可先傳乎此

蓋兵之制勝之機不可不密也傳曰機事

不密則害成而李衛公亦曰兵不預言太

公臨境亦云擊其無備出其不意

夫未戰而審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審筭

道常所
皆不用
實登
阻山
深及
等

曹操曰
傳猶淺
也杜牧
傳言也

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人皆知用兵之有機，而不知用兵之有數。兵之為用，本之以數，而出入乎機者也。數定於內，而後機應之於外。故於未戰之前，而決之以廝算，可以知其勝負之所在。古之人固有運算帷幄，折衝樽俎者，誠欲先定其數也。故法曰：高之以廊廡之論，此正欲出奇於堂上，制勝於兩楹，而以成其廡。

算

百將傳：高祖拜賀若弼為吳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事。弼然以為己任，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為重鎮，弼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孰取陳十策。上稱善。

唐李靖陳十策之圖

淮南子曰：墨子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見楚王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為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今公輸設攻臣，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

算也。是以賀若弼之平陳，則有七策。大夫種之圖吳，則有七術。荀彧之計表，則以十敗。李靖之圖鏡，則以十策。茲皆於未算之前，而求得算之多。多則勝，少則無勝。此理之常也。公輸墨子之九攻九拒，蓋墨子之算多，而公輸之算少也。諸葛孟獲之七擒七縱，蓋諸葛之算多，而孟獲之算少也。多則勝，少勢之必然。況於無算者，其何以勝耶？用兵之法，如突焉，突之為技，小技也。而

非能入乃偃兵
不攻公輸曾
般也

晉書列傳六十七
桓溫傳云元明世
郭璞為識曰君
謂成子有七而以
國祚傳弟又曰
有人姓李兒身
征戰聲如車軸
脫在一面兒者子
也李太子本存車
去軸為巨合成桓
字也
晉書列傳四十五
劉惔傳桓溫伐
蜀時咸謂未易可制惟惔以為必克或向其故以痛博驗之其不必得則不為也恐暹終身制朝廷乃後竟如其言

數之多者亦可以勝昔謝元伐秦謝安與
之困碁而知其必勝何者以其數足以勝
之也亦如博焉博之為技末藝也而數之
多者亦可以勝昔桓溫之伐齊也魏主曰
溫其克乎左右曰克之魏主曰何以知其
克也曰臣以博而知之溫善博者也何者
亦以其數之多也元之碁溫之博其數一
多猶可以知其必勝况於庶筭之多者詎
不足以決勝乎故即其筭而求之其勝負

可知矣此問對之所以亦曰多筭勝少筭
少筭勝無筭而張昭論權謀之法亦曰有
數擒無數筭之為說或以為只謀筭

蜀志五諸葛亮傳註引漢晉書曰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車獲者為夷漢並所服慕生致之既
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祗如此即定易勝耳亮
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
晉書謝安傳苻堅百萬次淝淝安命駕出別墅與玄圍碁賭別墅安碁常劣於玄是日玄懼
不勝安謂甥羊曇曰以野乞汝遊涉至夜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既而破堅書至安方圍碁看
書竟了無喜色碁如故客問之曰小兒輩遂已破賊還內過戶限喜甚不覺屐齒之折

施氏孫子講義卷第一終

元和辛酉正月人日之夕加里亨点 羅山子道春

Vertical columns of text on the right page, mostly faded or illegible.

新大雅早獲云或飛戾天魚躍于淵豈非君子遊不作人注李氏曰抱朴子曰或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奮身直翅而已蓋奮之飛全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也豈何通言奮之飛則戾于天矣魚之躍則出于淵矣豈非君子而何不作人乎言其必作人也嚴華各云奮飛魚躍

言天壤之內莫不自得其性而不知所以然也豈非文王何不作人乎言其必有以興起之而使之不自也
大學康誥曰新民注鼓之舞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
陽謂甲由李校作之之具
匡直作之之術
羅山案詩之作人大學之作新與孫子之作戰其字義同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二

作戰

鳶飛戾天以風作之魚躍于淵以氣作之凡物不有所作則不有所奮况於進戰之際其可無以作之乎作戰者所以作之而使戰也名篇以作戰而所載乃財用糧者蓋必先有以足於內而後可以作而用之於外也

孫子曰九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

甲十萬

車徒之用必有其數然數不徒用也亦唯其當耳當則人與車相稱故孫子論車甲之用以凡用兵之法言之者蓋其用必有數者也非苟然也馳車千駟革車千乘此車數也帶甲十萬此人數也有如是之車必用如是之人然後為當馳車輕車也所以戰也法所謂輕車出其側此馳車也革車重車也所以載輜重也法所謂革車奄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與受戰于牧野注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炊家子十人同守衣裝五人既養五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左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石兩三萬人也虎賁若虎賁也之勇士百人之長也新安陳氏曰虎賁必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車數合虎賁數蓋三萬人也蓋孫子經無戎車而序乃自言之何也豈其附會記禮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而為此序歟蓋亦本於此歟

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注十五乘為一廣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左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正義兩廣之別各有一卒之兵百人也一卒之外復有十五乘之偏

戶此重車也輕車一駟凡有三隊前拒一左右二每隊二十五人九三隊共七十五人此輕車一駟所用之人數也重車一乘有十炊子五守裝五廝養五樵汲共二十五人此革車一乘所用之人數也以輕車一重車一九用人百合千駟千乘而計之則其用帶甲十萬斯為當矣輕車與重車均之為乘也今於馳言駟於革言乘者蓋馳車以馬為主故謂之駟輕車以人為主

舊牧誓小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與受戰于牧野注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炊家子十人同守衣裝五人既養五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左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石兩三萬人也虎賁若虎賁也之勇士百人之長也新安陳氏曰虎賁必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車數合虎賁數蓋三萬人也蓋孫子經無戎車而序乃自言之何也豈其附會記禮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而為此序歟蓋亦本於此歟

為偏備有一
兩從之而足
偏家之物故
謂此為偏之
兩其實一廣
十五乘有一百
二十五人從之

故謂之乘雖然武王牧野之戰戎車三百
兩虎賁三百人其數或異者彼指其主車
者而言也故每兩一人三百兩則三百人
矣所以異也乃若楚二廣之法其數又異
楚廣之法卒備之兩百人為卒五十人為
兩每一乘車用人百五十比制此為多者
蓋楚山澤之國車少人多故比周制為多
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
甲之奉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矣

許身道遠通莽蒼者三殮而及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古義云
莽蒼者一望之地莽蒼然不見我欲適之一往一來不過三飯而腹猶果然果實也食未及消也
言其近也將為百里之程則必隔宿舂舂糧而食非可三殮而已為千里之行則須三月聚糧矣此
三句以人之行
有遠有近見
所食亦有多
有少亦如人見
有大小則所志
趣亦有遠近
又為鵬與鳩
之喻也

史記陳勝世家云涉
九月七月發間左
漁陽九百人註間左
居間里之尤也亦
除者居間左今力復
間左者尺發之也又
凡居以富強為右貧
為左秦後成多富者
後尺兼取貧弱者而
發之者也適音直陣
及又音磔故漢書有
七科適戍者也兵而
也

適千里者三月聚糧適莽蒼者三殮而反
况十方之師乎此言用兵千里之外其所
費如是其大也千里饋糧者謂饋糧於千
里之外以給軍用也當其餽糧之際以外
則有戍守之卒以內則有轉輸之夫秦興
間左之戍百姓為之騷擾然則內外之費
可知也有游士有反間則必有賓客之用
漢以千金與陳平而不問其所用則賓客
之用可知矣膠以為和漆以為受霜露弓

吳子直解云軒
離眾獸之皮
革掩之以朱
漆之飾取其光
澤也又云革車
兵車也掩戶
言其多也縵
輪籠轂者以
皮革繩又其輪
籠其轂故其
為革車也輪
車之兩輪也
轂者外持輪
內受軸者也

後漢列女傳
何休字平公
作春秋解詁

後漢列女傳
杜篤傳
欲去膏畝價一金注一金二斤金也
史平準書黃金一斤注如傳云時以
錢為貨黃金一斤直萬錢非也臣瓚注云秦以一溢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是也

矢器甲之所資以為用者在是車可以戰
甲可以衛尤兵器之所先也魏文侯斬離
皮革掩以朱漆革車掩戶縵輪籠轂其為
膠漆車甲可知也興師之際所費如是其
大雖一日之間必用千金曰千金者言其
多也何休注公羊者於百金之說謂百方
錢也信如是則千金千方錢也注莊子者
於千金之說謂金方一寸重一斤信如是
則千金千斤錢也大抵所舉者大則所費

尉繚子武議篇
起兵直使甲曹
生妖亂
史記卷五十二
安傳合從連
橫馳車擊轂
介胄生蟻封
民無所告想

亦大十萬之眾其所費猶如是况以百千
萬乎一日之間其所費猶如是况於積日
累月而至於介胄生蟻虱者其所費又如
何故又於用間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
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而尉繚子
將理亦曰兵法言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
今良民十萬而聯於囚圍上不能省臣以
為危

圖

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

暴師則國用不足

此言用兵貴神速也。蓋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故用兵者必欲其勝速，勝可也。又則鈍兵挫銳，鈍弊也。挫折也。又則人必倦而氣必衰，故兵鈍而銳挫，樂毅攻齊，一朝而下其七十餘城，其勝可取也。然三年而不下，昔與即墨卒為田單所敗，則久而不弊未之有也。上兵伐謀，其下攻城，則攻城之策為不得已也。不得已而攻之，則其力不

齊師于有樂毅為其亦有田單也

史記平淮書今上即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同國家無事都鄙康寧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

能不屈。韓信遠聞其鋒，不可當其於伐燕也。豈不欲一舉而取之，而廣武君且曰：將軍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恐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此將軍所短也。是則攻城者其力必屈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役可一藉而不可再，糧可一載而不可三，懼其傷國也。若夫暴師於外，則所費為不貲矣。國用若何而能足。漢武帝承富庶之後，貫朽粟腐，宜若不可勝用也。至于末年，海內

綱目五漢武帝
元狩四年臣有
軀車者皆有等
匿不自占占不
光成自過一歲沒
入籍錢有能告
者以其半界
之同者征知軍
以趙過為搜粟
都尉過教民為
代田一畝三畝歲
什處故曰代田
每耨輒附根根
深能凡旱其耕
耘田至皆有便
巧用力少而得
穀多民皆便之

魏書卷九帝紀
大克也帝從其計

虛耗戶口減半搜粟之尉是建舟車之筭
是興武帝何以致然耶蓋今年大將出
西明年驃騎將軍出雁門窮兵遠討所以
若是非暴師則國用不足乎不曰三
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
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人必羸瘠而後外邪客氣得以乘之物必
先腐爛而後虫鼠得以生之國必疲弊而
後敵國仇邦得以取之巴蜀惟連年出師

東坡集十一范增論云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
必先衰也而後寇入

史記云
大將軍
衛青驃
騎將軍
霍去病

史記陳轅傳
下莊子刺虎
館豎子止之
曰兩虎方共
食一牛牛甘
必鬪則大者
傷小者亡從
而制之一拳
兩獲果獲
兩虎

史記十三有白起

曹真乃請伐蜀吳之輕銳惟死於齊晉故
范蠡乃得以取吳是以鷓蚌相持反為漁
者之所取兩虎相鬪而下莊子始得騁其
能矣國惟久用師則兵鈍銳挫力屈貨殫
其何以待敵耶宜其諸侯乘其弊而起患
至於此不可救藥矣雖有善為之智者亦
不能為善後之計矣昔秦攻邯鄲起曰秦
雖勝長平士率死者半國內虛趙應其內
諸侯攻其外破秦必矣起之此言正恐諸

戰國策
趙且伐
燕蘇代
為趙將
謂趙王
曰川蚌
出曝而
鷓蚌其
肉蚌合
而推其
喙鷓曰
今日不
雨明日
必不雨
有蚌脯
蚌曰今
日不出
明日不
出必有
死蚌兩
者不肯
相爭而
并擄之

觀書十四列時字
子揚時孫策謀
序以天子勅令
伐上繚城上繚
雖少城堅池深攻
難守易不可旬
日而卒則兵疲
於外而國內虛
乘虛而襲我
則後不能守
是將軍在處於
敵退無所歸
若軍以出禍今
至矣勳不從與
兵伐上繚策果
襲其後勳窮
蹶遂奔太祖

百將傳五魏司馬懿字仲達河內人也適東太守公孫文懿及帝使懿伐之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
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遂進次于愈水文懿阻遠遂堅壁而守懿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
戰北而退賊保氣平進軍圍之文懿突出懿縱兵擊破之斬於梁水之上又云蜀將孟達降魏復
連吳固圍圍中國懿乃偕軍進討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為木柵以自固懿
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郭資將李輔等開門而降斬達首傳京師

百將傳七
陳果明徹字
通城與晉將
皮景和戰字
壽春明徹高
兵貴在速云
評云兵之情
主速明徹曰
敵結營不進
一鼓而擒之
是也
又云梁韋毅
懷文魏元英
圍鍾離武帝詔
觀會馬觀曰
鍾離今觀亮而
處負戶而汲車馳
卒奔猶恐其後
而况緩乎旬日
而至邵陽

侯之乘弊也其後劉勳伐上繚劉曄諫曰
上繚城小而堅不可旬日而拔兵疲於外
國虛於內孫策多謀乘虛襲我何以禦之
曄之此言亦為劉勳思善後之計也
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
者未之有也

兵以機用投機之會間不容髮得機失機
毫厘間耳其機既失雖巧而久何益哉苟
得其機雖速而拙亦不失為善勝也是以

李衛公言兵機事以速為神吳明徹言兵
貴在速呂氏春秋亦不云乎九兵欲急捷
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是宜以拙速
為尚而不以久為巧也久則鈍兵挫銳何
益於人之國耶韋毅以旬月至邵陽于謹
以旬日陷梁城司馬懿亦殄公孫於百日
擒孟達於盈旬何其速耶不速而久其弊
必生安敢望其利是以杜佑有曰兵凶器
久則生變知伯困趙逾年不歸率為棄子

捷

百將傳七
北魏于
謹字思
恭攻江
南先據
江津斷
其走路
梁人立木
柵於外城
廣輪卒
里封而
護悉眾
圍之梁
主退保
子城翌
日降尋
殺之

東坡應詔集八
孫武論云古之
善用兵者見其
害而後見其利
見其敗而後見
其成其心兩而
無事是以若此
明也然其未
交而先志於得
則將臨事而惑
雖有大利尚安
得而見之

所困身死國分何利之足言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不能盡知用兵之利
惟不為利害之所惑者乃能知利害之所
在蘇先生曰見其敗而後見其成見其害
而後見其利心閑無事是以若此明也是
不惑於利害者乃能明乎利害天下之事
不皆利亦不皆害貪其利則蔽其害思其
害則得其利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誠欲
即其害而求其利也既盡知其害斯盡知

智伯事詳見戰國策史記及
通鑑綱目第一

秦伯襲鄭事
在傳僖三十
二年
春秋哀十年
齊國書帥師及
吳戰于艾陵齊
師敗績二十二年
趙滅吳王乃
益

其利此不為利害之累而利害自爾明也
昔武王與太公咨問之間其於為之柰何
之言無慮數十武王之意正欲知其害而
求其利也乃若秦伯見襲鄭之利而不顧
殺函之敗吳王矜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
禍彼既惑於利矣安知其害之甫及耶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
此言兵貴速不貴久也籍者籍民而為兵
也周官大司馬之法凡令賦以地與民制

孫武論云魏許曰役不再籍
也初賦民使取勝不復歸國
殺兵也

糧不三載
始用糧
遂因糧
敵不復
糧不復
糧不復

周禮注賦給軍用者也。今邦國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為制。如六遂天田謂肥美田也。食者參之二。假令一家有三頃歲種二頃休其一。頃下地食者參之二。一田薄惡者。休多。疏云。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一人以至於十人。為九等。七。六。五。者為其中。則地有上中下。各分為三等。九等。則十口食上。上九口。食上中。八口。食上下。七口。食中。上。六人。食中。中。五人。食中。下。四人。食下。上。三人。食下。中。二人。食下。下。

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此籍民之法也。古者九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惜其力而不盡用之也。役不再籍。則不勞民。如或籍而用之。一之為甚。其可再乎。故役不必至於再籍。古者載糧。或以人。或以舟。或以車。通典注曰。兼備舟車人力之運。不至於三。今也載糧而輸之。不兼是三者。而並

夫傳僂五年宮之謂甚其可再乎

九傳傷公。平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既亡。遂多。退一舍。而原降。同十七年。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晉子犯曰。一戰而霸。夫之教也。亦八年夏四月。晉侯初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後漢列傳十三。審憲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眾崩潰。單于遁走。憲遂登塞。然此去塞三千餘里。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用蓋言所費之家也。故糧不至於三載。恐其傷財也。昔晉文公一戰而成伯業。竇憲一舉而空朔庭。烏在其為再籍耶。司馬宣主定一年之計。以伐文懿。晉人命賈三日之糧。以伐原。烏在其為三載耶。乃若秦興問左之戍。而內外騷然。諸葛武侯以糧運不繼。而歸。彼又烏知速効哉。李靖舉此。以為不可久之驗。綱目十五。後主建興九年。諸葛亮敗司馬懿于鹵城。亮以糧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繼使已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基。

也田為久駐。基。

周禮考記下
人為弓，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下制。下士服之。詳人者，以其取額大小，服此弓。
有記上桃為
躬身長五尺，重九斤，謂之長重。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尺，重七斤，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尺，重五斤，謂之下制。下士服之。注：上制長三尺，重三斤；中制長三尺，重二斤；下制長三尺，重一斤。今之七首也。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帶之。此士謂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也。又云：鄭司農云：莖，謂劍夾人，所握鐔以上也。玄謂莖在夾中者，莖長五寸，又云：鈔，量名也。讀為刷，六兩大半兩也。

後漢耿種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高地急平，道者按五校糧盡事。在後漢耿種傳。二顧前傳尉遲敬德名恭，治大業末，與宋金剛擊破永安王。李孝基執獨孤懷恩等。武德二年，秦王戰柏壁，金剛敗奔突厥。

器用欲其便，故必取於國。古者制兵，各因其人而授之。周官弓人，為弓有上制之弓，上士服之；有中制之弓，中士服之；有下制之弓，下士服之。桃氏之為劍，有上制之劍，上士服之；有中制之劍，中士服之；有下制之劍，下士服之。是皆欲其便也。用而必取於國，誠以其便於用也。晉馬隆伐涼州，請自至武庫，選伏其亦欲便可知也。糧食欲其備，故必因於敵。古者千里饋糧，士有飢

百得白六
馬隆字
孝與亮
始中伐涼
州因請自
至武庫選
伏武庫
與隆
御史劾隆
王命戰場
以報所受
武庫乃
以報時
依見給不
可復用
非隆下
使臣減
賊意也
帝從之

色故五校之退，以食盡也。金剛之走，以糧盡也。推食之於敵，則一鍾之粟可以當吾之二十鍾；一石之苕秆可以當吾之二十石。糧而欲因於敵，誠欲其食之備也。霍去病輕齎，絕幕卓行，殊絕務食於敵，欲備其食可知也。用惟取於國，故軍可足，糧惟因於敵，故食可足。此足食足兵之說也。或以軍食只為軍之糧食，則用當為財用。然曹公之說，以用為兵甲戰具，則軍食之足當

後漢鄧禹傳
父光童稱岳
髮戴白
岳髮童幼也
戴白父老也

為足食足兵也李靖舉因糧於敵是變客
為主也大抵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
此軍食俱欲足也

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
男耕女織民之常業也男足於晝則粟有
餘女足於夜則帛有餘粟帛丘山則百姓
足矣此至治之世戴白不識兵革之時也
若夫窮兵遠討之際則轉輸之役有以勞
吾民而男不得耕女不得織矣民廢其業

欲不貧得乎秦皇遠戍百姓僵屍於道漢
武窮征海內至於虛耗果何以致然遠輸
之役有以貧之李靖舉下一句以為客之
弊

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
立役力屈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
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矢弓戟楯矛櫓
立牛大車十去其六
軍之有市所以給戰守之用也李牧居雁

史記列傳非一
李牧者趙之北
邊良將也常
居代雁門備
匈奴以便宣
吏市租皆輸
入幕府為士
卒費自擊
牛養士注將
軍征行無常
處或在為活
故言莫府莫
大也索隱曰
為大非也惟
浩云古者出
征為將帥軍
還則罷理無
常處以幕奔
為所署故曰
莫府則莫當
作幕字之誤
也
同四十二清唐傳
云魏尚為云中
奴遠避不敢出
雲中之塞漢書
云尚槐里人也

門雁門則有市所謂市租皆輸入幕府也
魏尚居雲中則有市所謂市租盡以
享士卒也師市之所聚其人為眾物價騰
踴不得不貴貴則百姓亦貴故因而財竭
惟其財竭不足以供上之求而上之人乃
且急於得財以供其用故急於丘役古者
丘乘之賦至甸而後備一甸之地四丘之
地也其為井地一百而定出賦者六十四
井一甸所出長轂一乘馬四疋牛二頭步

漢書魏
相傳今
穀果
蹄注市
古曰價
忽大貴
也

春秋成公元年作丘甲杜預周禮九夫為井井四邑邑四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曰
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
丘出之譏重斂故書疏云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四井為邑
四邑為丘丘
有戎馬一匹
牛三頭是曰
匹馬為牛四
丘為甸甸六
十四井出長
一乘馬四匹
牛十二頭甲
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又
具謂之乘馬

井九人
丘十六井
甸六十四井
井二百

邑四井 三十六人
邑百四十四人 出戎馬一疋牛三頭 謂之丘役 破車罷馬蔽
四丘 五百七十六人 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 步卒七十二人 射遠之弓長
甲士三人
定出賦者六十四井謂之甸謂之四丘

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此四丘之所出也
今也急於丘役雖十六井之丘亦使之出
役魯作丘甲春秋譏之丘役其可興乎丘
役既興則民力必困國用必虛以力則屈
於中原以內則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
短之戰小大之楯擊刺之矛扞禦之櫓與
夫丘牛大車丘牛者即丘甸所出也漢武

尉繚武議篇
夫市也者百貨
之官也市賤賣
貴以限丈人食
粟一斗馬食菽
三斗人有飢色
馬有瘠形何
也市有所出而官無主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其能戰也

帝連年出師及至虛耗非力屈而內虛乎
去病以四十萬騎約出塞而歸者不過三
萬疋木宗征高麗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戰
馬死者十七八則其所費可知於公家言
十去其六於百姓十去其七者蓋傷民為
多故也或以十去其七謂去一家出役七
家供之故百姓十去其七尉繚子武議亦
曰市賤賣貴以限士人而繼以士有飢色
馬有瘠形何者市所出而官無主也夫提

釋音早或作
行
城濮之戰在
二十八年
鄢陵之戰在
成十六年

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能戰也
用間亦言百姓之費
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意
行一石當吾二十石
城濮之戰晉師館穀于楚三日鄢陵之役
晉師館穀于楚者三日不取之敵不足以

足其食不有其謀不足以資乎彼此智將
所以務食於敵也食敵必以智將言者蓋
將惟有智然後知食之所取苟智有所不

後漢書馮異傳云馮異與高祖與赤眉大戰於滎陽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手必死軍費亂異與高祖兵救之赤眉小卻

直解云杜牧曰或言芒心桿苦果也秦攻匈奴使天下運糧於黃腸瑯琊負海之郡轉輸河率三十鐘而致一石漢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數万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鐘致一石今校孫子之言食敵一鐘當吾二十鐘蓋約平地千里轉輸之法費二十石得一石不約道里蓋漏闕也

百將傳九李勣字懋功河南山東大水隋帝令飢人就食於陽倉更不時發死者日數萬勣說密曰天下之亂本於飢今若取黎陽粟以募兵大事濟矣密以麾下兵五千付勣濟河襲黎陽守之開倉縱食旬日勝兵至二十萬

足則未必不免敵之餌矣赤眉以豆車妄鄧馮而取之果為所敗不智之甚也霍去病之為漢將也輕賣絕幕取食於敵而糧不絕則智者將必務食於敵也食必取之敵者蓋食敵一鐘可以當吾之二十鐘苾秆一石可以當吾之二十石鍾之所食人之所食也苾豆稽也秆禾藁也牛馬之所食也鍾六石四斗也石百二十斤也二十鍾者乃一百二十八石也二十石者乃

二千四百斤也蓋轉輸之法大抵二十而致一也觀秦征匈奴率二十鍾而致一石則孫子之言信不誣矣惟智者之將故陳平之智說漢王取敖倉粟李勣之多謀說李密取黎陽倉是皆務食於敵也

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使勇使貪軍之微權也不勇則不怒不怒則何以殺敵不貪則不貨不貨則何以奪敵人之所以能奮勵以殺敵者以其勇於

後漢列傳吳漢
圍蘇茂於廣
與劉永將周
建救廣卓漢
曰今日封侯之
秋諸君勉之
於是軍士激
怒人倍其氣
齊鼓而進建
軍大潰
百將皆亡馬
敗甲將楊朝
光初將戰必
納衆勝則以
家賞賞至是
彈私財賜麾
下德宗嘉之
詔出度支錢
五千萬償其
財

怒也。人之所以能取敵之利者，以其貪於
貨也。田單使怒氣十倍，故能復齊城。吳漢
激怒士，率故能破茂。建此殺敵在於怒也。
馬燧約衆，勝則以家貨賞。陳湯以虜捷，付
諸國。此取敵之利在於貨也。怒固可以殺
敵也。然蔡人怒以宋衛之師伐鄭，而卒為
鄭所敗。烏在其為怒耶？貨固可以取敵之
利也。然秦人之法，所得於敵者，還以予之。
而民以罷弊者，烏在其為貨耶？是不然。蔡

前漢書
陳湯伐
匈奴凡
斬閼氏
太子名
王以下千
五百二十
八級生
虜百四
十五人降
虜千餘
人付予
城郭諸
國所發
十五王

之怒，私怒也。秦人之法，弊法也。不足與論
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
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
強。

古者有車，有徒。車驟，徒趨。彼車我徒，車徒
各有異用也。此言車戰以車而戰者也。非
徒兵也。戰得車十乘以上，而賞其先得者。
此言不可勝賞也。法曰：大捷，不賞。大捷所
以不賞者，以有功者衆，而罄天下不足以

孫子兵法卷之三

十一

王浚當作叢
非晉書而唐
手抄也此所引
一事身百將傳九王浚傳

充其賞得車十乘則吾之所賞者以十乘
以十乘計之幾於千人况十乘以上為愈
多此其盡賞其可以為賞哉故賞其先得
者所以示其優異之也以旌旗則更之所
以變人之目也以軍則雜而乘之所以資
其用也以卒則善而養之所以感其心也
夫如是非勝敵而益強乎蓋吾本強也今
克敵而得其車與率吾之勢為愈振矣故
曰是謂勝敵而益強王浚謂料寇虜以充

蜀志才五諸葛亮傳亮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曰若留外人則
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不易也加東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
夷果有廢殺之罪自嫌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
定夷漢粗安故耳

兵則皆勁率諸葛亮破南夷即其渠帥而
用之非其勝之愈強乎

故兵貴勝不貴久

太公曰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兵機事

以速為神苟為曠日持久老師費財亦何

足貴哉司馬宣王善制勝者也殄公孫於

百日擒孟達於盈旬何久之云乎乃若樂

毅三年而不下二城又何以語大抵有可

急攻有可緩圖

晉書本紀武帝
然贊云觀其雄
略內斷英猷外決
殄公孫於百日擒
孟達於盈旬自
以兵動若神謀
無再計矣

百將為七宗武帝
北伐檀道衡為
前鋒所至望
風降服文帝
寢疾彭城王
義帝慮宮
車晏駕道
清不復可制
召道衡入朝
見收憤怒氣
盛目光如炬
俄再問引飲
一斛乃脫幘
投地曰乃壞
汝萬里長城
魏人聞道衡
已死自是類
歲南伐云

百將為十李晟字良器伐朱泚羣臣言晟蕩夷兇惡而市不易墾宗廟不震長安之人不識旗鼓雖
三代用師不能如之帝曰晟天生為社稷萬人豈獨朕哉
公野曰大夫受命士卒有拒建光心雖名受詔實受命其謀然大夫已付萬眾而不立重賞何以
賈士勇且大夫惜數萬段賜以啓說口有不如捷歸罪大夫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吾固嘗得一城
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初林將軍歸宿
衛不者野中
上九耳公野謝
曰大夫乃行克
事公野又何言
趨而出
按忠嗣言宋之
臣也李林甫尤
忌之

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將盡其能則所係為甚重事而有成則民

生國安一或敗焉民死國危矣故為民之

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趙將趙括其母知

其必敗檀道濟見殺嘆曰乃欲壞汝万里

長城誠知民之與國所係在是也乃若李

晟之生天下為社稷萬人郭子儀以身為

天下安危者二十年王忠嗣不以一官易

萬人命非知兵者安能任是責耶故亦韜

言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亦

韜王翼言凡舉兵帥師以將為命上略言

將者國之命也太公奇兵言將者人之司

命

施氏孫子講義卷第二終

辛酉二月四日之夜 夕顏巷道春令侍側者點焉

命... 孫子... 謀攻... 孫子... 破軍... 破旅... 破國... 破城... 破軍... 破旅... 破國... 破城... 破軍... 破旅... 破國... 破城...

通鑑隋大業十三年屈突通將驍果救蕭也河東以拒李淵... 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原突通擁大眾馮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恃道為援通敗長安必破矣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三

謀攻

攻城下策也。用兵者之不得已也。唐太

宗不攻河東之城。王忠嗣不攻石堡城。

蓋以攻城非良策也。城雖不可攻。然亦

有可攻者。如欲攻之。不能無謀。謀攻之

所由作也。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

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率

卒

通鑑隋大業十三年屈突通將驍果救蕭也河東以拒李淵... 欲引兵西趣長安猶豫未決裴寂曰原突通擁大眾馮堅城吾捨之而去若進攻長安不克退為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若先克河東然後西上長安恃道為援通敗長安必破矣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

賢詩上云古之
聰明叡知神
武而不殺者夫

為上破率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

愛人者聖人之本心不殺者聖人之神武
以是心用是武雖未能息止干戈而於敵
亦無傷焉故攻其國愛其民全之必也其
肯破之乎推此心以往雖萬二千五百人
之軍五百人之旅百人之率五人之伍人
無眾寡皆欲全之得一軍則全一軍得一
旅則全一旅得一率一伍則亦全一率一
伍聖人不殺之武於此可見矣舜舞干而

大禹謨云帝乃誕敷文德舜舞干而兩階七旬有苗格
左傳襄公三十年夫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注夫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

九傳昭十五年晉首吳師節伐鮮虞圍鼓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又不殺一人以鼓子首
歸注鼓自狄之別舊難鼓君之名首吳者中行穆子也
百將傷十唐李想憲宗時討吳元漸想計元濟且望救於董重質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

格苗文王因壘而降崇其全之可知也自
是而下君穆子之困鼓終鼓之役不戮一

人李愬之入蔡終蔡之役不戮一人其全
亦可取也乃若宋武帝伐南燕欲盡殺其

城中人左右諫之猶殺王侯以下數千人
是安知全耶且宋武之不競雖然牧野之

戰血流漂杵全安在哉牧野之役前徒倒
戈攻于後彼自為之也非武王實傷之也

不然武王何為應天順人之舉而傳亦曰

通鑑晉安帝元
與六年劉裕伐南
燕主慕容超
與左右數十騎
踰城出追獲
之裕念廣固久
不下欲坑之以妻
女賞將士韓範
諫之裕謝之然
猶斬王公以下三
千人沒入家口萬
餘夷其城皇天
起詣建康斬之

易華卦
天地革而
四時成湯
武革命
順乎天
而應乎
人

帝王以全取勝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以力服人不若以德服人以力服人人猶有敵己者其為功未大以德服人者不期服而人自服其為功豈不大哉百戰百勝未免於有戰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夫誰與敵哉項王非無百戰百勝之功而卒有垓下之敗陳餘非無百戰百勝之能而終貽

泗水之劍百戰百勝何足為善耶此百戰百勝者所以為未善而不戰屈人者乃為至善也夫善者美之至也而善之善者又善之至也法有所謂善者有所謂莫善者有所謂大善者善而至於大善則為至矣善之善者正善之至者也光武之中興也剪毒取邑恢復漢祚其功非不多也而史臣以為未盡中興之美美且未盡况能盡善乎太宗之勦業也擒充戮竇肇造唐室

白樂夫七德舞
云太宗十八舉
義兵白髮黃龍
定兩京擒元虜
實四海清二十有

後漢書
傳曰光武
不之向東
事刻深以
證言實錄
轉易字長
所以中興之
善善未足

四五業成二十
有九即帝位
三十有五致太
平

八伯篇子謂
韶盡美矣又
盡善也謂其
盡美矣未盡
善也

其功非不多也。而史臣時稱其致治之美。雖盡其美。其於善也亦未之敢望也。至武王之克商也。應天順人。似亦盡善矣。而夫子之論武。且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是則善之為難盡也。武之所以未盡善者。以其牧野之役。未離乎有戰也。善之善者。必其不戰者也。惟舜為然。格苗之舉。干羽是舞。何戰之有。此夫子所以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善之善者。惟舜能盡之。不然。何以楊

楊注言向道篇祖詐之家曰祖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雷項漸襟堯舜乎注言屈人之兵則或血需染其項漸漬其襟此豈堯舜之為乎又云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堯舜至乎汗血之需項漸襟亦可謂堯舜乎漸漬也

子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漸項露襟堯舜乎。李靖亦曰不戰而屈人兵上也。百戰百勝中也。軍形篇亦兩稱非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用兵之道一。而其效有等差。效之所以有等差者。以其用之有難易也。伐人之謀。其伐為甚易。彼始有所謀。而吾伐之。則其伐之也。非有興師動眾之勞也。其用力為寡。而其成功為易。此所以為上也。至於伐交

卷之三

則次之。伐交者，伐其交與之國。吾方與敵
 為仇，而其交與之國必不意吾之伐也。故
 其伐之亦易。伐之雖易，較之伐謀，則其用
 力焉為多。故次之。至於伐兵，則形成勢立，
 不有所角，則有所不勝。不有所失，則不有
 所得。勝負成敗，決於一戰之間。較之伐交，
 則其用力又為多矣。故又次之。若夫攻城，
 則其策為下。夫攻城之策，不得已也。彼守
 而我攻，彼佚而我勞。彼靜而我動，彼得其

後陸書隱置將
 高峻極高平寇
 慎擊之峻遣
 軍帥皇甫文
 出謂辭札不屈
 尚怒時誅文諸
 將諫之尚不應
 遂斬之遣其
 副席告峻曰
 軍帥已戮之矣
 欲降急降不欲
 固守峻惶然即
 日開城門降諸
 將皆賀因曰敢
 向殺其使而降
 其城何也皆量
 其文峻之腹心
 其所取計者也
 今來幸意不
 屈必無降心全之
 則夫得其計殺
 之則峻亡其膽
 是以降耳諸將

所以待我之術，而我失其所以治力之法。
 攻之而克，猶可也。攻而不克，不亦勞乎。以
 是而較之三者，斯為下矣。昔梁武帝常謂
 洪冊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次之。心
 戰為上，兵戰次之。孫臏亦曰：伐國之道，攻
 心為上，伐謀之兵，所以攻人之心也。故寇
 曲之克峻也，殺使以亡其膽，陸遜之圖柘
 也，破堰以奪其謀，茲其為功，豈不為上乎。
 伐交之說，當為伐交之國。張昭曰：旁鄰求

百得傳
 初子後平
 行道陸路
 抗利陸陵
 督張威
 作大堰退
 水漸清年
 中絕冠
 教洋所
 教因所
 船運水
 揚穀將
 破堰以
 通步軍
 拒同使
 咸亟破
 之諸將
 皆不聽
 柘至當
 陽圍堰
 船以改
 運大費

皆曰非既及也
左傳僖六年夏
公會齊侯宋公
陳侯衛侯曹伯
伐鄭圍新城
秋楚人圍許諸
侯遂救許
僖七年楚子
及諸侯圍宋
宋不來圍如晉
告急狐偃曰
楚始得曹而
新昏於衛若
伐曹衛楚必
救之則齊宋
危矣
周平帝者字未
泰也相三十二
東魏大丞相南
歡侵魏大丞相
相宇文泰破之
救其將實泰

救敵者皆是交也春秋之時諸侯伐鄭楚
子圍許以救鄭楚子圍宋晉人伐曹衛以
解宋此伐交之說也曹公之說則謂交者
將合也因其將合而擊之則如隋史祥之
擊余公理也以其未成列而破之周文帝
之擊竇泰也及其未成列而破之此伐交
也交為將合矣然伐兵者非兵合而伐之
耶從曹公說則於伐兵之說為難不若張
昭之說為交與之國則伐兵得為正相伐

隋書列傳二十八

史祥

史祥字世休朔方人也父寧周少司徒祥少有
文武才幹仕周太子車右中士龍表爵武遂縣
公高祖踐阼拜儀同領交州事進爵陽城郡
公祥在州頗有惠政後數年轉驃騎將軍
煬帝即位漢王諫數兵作亂遣其將慕容良自滏
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帝
以祥為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
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
志謂其眾可恃恃眾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
擁市人而戰以吾籌畫之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具
公理使謀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祥於是
船南岸公理聚甲以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

推功

渡公理率衆拒之祥至湏水兩軍相對公理未成
列祥縱擊大破之東趨黎陽討其素良等良列
陣以待兵未接良奔軍而走於是其衆大潰
祥縱兵乘之殺萬餘人進位上大將軍賜繡綵
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轉太僕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劉曜鋒不可當
曜帶甲十萬攻
一城而百日不
克師老卒怠
以我初銳擊之
可一戰而擒也
大破趙兵於洛
陽獲趙主曜
以屠殺之

綱目十六吳諸葛
恪擊魏圍新城
司馬使張蒼等
之吳人攻之不能拔
會大暑吳軍病
者大半死傷益
地皆引去

矣夫伐其交與之國與其對合而相伐其
功自有難易此伐交所以先於伐兵也伐
兵則兵刃旣接而伐之又其次也如韓信
之斬陳餘謝元之破符堅皆伐兵也乃若
攻城則爲下矣昔劉曜嘗攻洛陽矣百日
不克而反爲石勒所擒諸葛恪嘗攻新城
矣數日不克而反爲司馬所破攻城烏得
不爲下策此廣武君之告韓信所以謂力
久不能拔情見勢屈此將軍所短者亦以

綱目十九晉成帝咸和三年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程璜等固諫勒大怒將劔叱璜等出石律光謂曰庸人之情昏謂

距堙直解作
距圍
韻會堙伊真
及杜預曰土山
也公羊傳堙
而出見之注距
堙上山具
圍說文城內車
門也從門重聲
引詩出其圍
圍徐曰若全門
外壅城門也
重康曰圍數
障蔽也城門外
女垣

直解陳皞曰
杜牧稱櫓為
鼓排非也若
是鼓排即當
用此櫓字重
公云大櫓庶
或近之

其策之為下也

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輶輻具器械三月
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
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
之灾也

思其上不得者必思其次思其次不得者
乃思其下攻城下策也攻人之城者必其
計無所施進不得戰而後為此舉也豈得
已哉况攻城之法其器械之備非累月之

久則不可具其攻擊之勞非傷吾之士率
則不可克櫓與輶輻器械距堙皆其具也

櫓大櫓也如鼓排屋板之類是也魯人建
大車之輪蒙之以皮以為櫓此櫓也輶輻
車名也其下四輪上以牛皮蒙之推之傳

於城下可以掘城此其制也杜佑謂作四
輪車上以繩為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
人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
不能破謂之輶輻車此輶輻也器械則凡

左傳襄公
十年魯人
狄虎彌
建大車之
輪而蒙之
以甲以為
櫓左執之
右拔戰以
成一隊攻
偏陽

孫子兵法卷之三

攻城之所用也。以窺城中，則有雲梯以射城中，則有車弩盛石以投，則有拋車掘穴。其城則有尖頭木驢，若此者皆器械也。修則修其已有，具則具其未備，修之具之必三月而後成者，蓋三月者天時之一變，以其歷一時而後成也。以其久也，距堙者積土而附成，距於堙而後可以入城，故謂之距堙。距堙之說，或謂之土山，或謂之壘道。而孫子謂之距堙一也。距堙之作，又三月

而後已。既三月，又三月，其歷時既久而其功不成，得無忿乎？將不可以忿致戰，忿則必暴用其衆，故不以計勝而惟以力爭，士卒率之登城者如蟻附焉，言其多也。如是則能無傷吾率乎？故雖殺其三分之一而城有不拔者，其害何如耶？此所以為攻之災也。曰災云者，言必有害也。此王忠嗣之所以棄石堡城而不攻，謂不以萬人命易一官者，懼懼此災也。不然，虜萌悉兵攻桃城

後漢書卷三十一
志兵攻桃城于
餘日衆疲困眾
能下及吳漢與
諸將到乃率眾
軍進桃城帝親
自搏戰大破之
南漢疆夜棄輜
重逃奔葭葭

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能下，而為光武所破。諸葛恪攻新城，數月力屈，死傷太半，而為司馬景王所破。此所以為攻之災也。太公軍略亦曰：攻城圍邑，則有輶輶臨衝三軍行止，則有武衛大櫓。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有所為而後有取，成此常理也。不見其為之之迹，而收其成之之効，此不可以常勢。

魏志張遼字文遠，雁門人也。仕太祖，使遼李典樂進屯合肥，孫權圍合肥，遼突圍出擊，之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權乃引退。遼追擊權。

百將傳云：上庸城三面阻水，車連於城外，為木柵以自固。用馬繫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斬首首。易既得九三，高宗伐魏，方三年，克之，建安五年。曰：鬼方，遠也。國也。蒼頡，小詩，小序云：東山周公東征也。而公東征三年，而取勞歸士。

求也。必善於用兵者，而後可也。古今固未有不戰而能屈人之兵者。韓信遠闢其鋒，不可當；張遼陷陣，而人皆披靡，以戰屈之也。不戰則不能屈之矣。亦未有不攻而能拔人之城者。司馬懿八道並進，而下孟達之城；呂蒙乘勝進攻，而陷黃祖之城。此以攻拔之也。不攻則不能拔之矣。亦未有不久而能毀人之國者。高宗以三年而伐鬼方，周公以三年而征淮夷。此以久毀之也。

吳志呂蒙從孫權征黃祖，今都督陳就，逆以水軍出戰，蒙勒前鋒親集就，首時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亦兵追擒之。

不_レ久_レ則不能_レ毀_レ之矣。戰而後_レ屈，攻而後_レ拔，久而後_レ毀，此常理也。有所_レ為而後_レ有成者，也未_レ足_レ為_レ善也。與其_レ戰而後_レ屈人之兵，孰若_レ不_レ戰而人自_レ屈乎？堯舜不_レ戰而能_レ屈人，兵非_レ戰也。與其_レ攻而後_レ拔人之城，孰若_レ不_レ攻而城自_レ拔乎？文王因_レ壘而降_レ崇，非_レ攻也。與其_レ攻而毀人之國，孰若_レ不_レ攻而國自_レ毀乎？文王一_レ怒而安_レ天下，此毀人之國而非_レ久也。堯舜文武，帝王之盛顯者也。宜其無

後漢書果漢傳高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漢不聽曰使高及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抄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眾一時及也

魏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太祖圍鄴破鄴鄴易陽今韓範後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悔是輒降

所_レ為而自_レ收其成_レ効也。豈惟_レ堯舜文武為_レ然，吳漢嘗_レ收守長而五_レ常降，皇甫嵩不_レ救陳倉而王國走，茲其所_レ屈，豈以_レ戰乎？屈而非_レ戰，吳漢與_レ皇甫嵩亦能_レ盡之。韓信奉_レ尺書而燕_レ城下，徐晃飛_レ矢而韓範降，茲其所_レ拔，豈以_レ攻乎？拔而非_レ攻，韓信徐晃亦得_レ之。楚以_レ浹旬之間而三_レ都可克，鄧艾之兵不_レ踰_レ時而成_レ都可取，茲其所_レ毀，豈以_レ久乎？毀而非_レ久，楚與_レ鄧艾亦得_レ之。數子之能_レ若是

左傳九年十月楚克三都注同楚克

庸非善用兵乎宜孫子皆以善用兵者言之

克其三都護
辰士息

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善與而不爭聖人之能也聖人雖不爭然亦有所爭聖人何爭也爭城耶爭地耶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聖人不此之爭也以全取勝聖人之所爭也智武子之平鄭也謂暴骨以逞不可以爭

五傳裏允年諸侯伐鄭人恐乃行成知申子同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常未艾君子常心小人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注言爭當以謀不可以暴骨

趙充國之行屯田也亦欲以全取勝聖人之所爭者全勝也惟以全爭故兵不有所頓挫而其利自可全蓋聖人無意於傷民惟其所爭者大所爭者大則其利必可得而全盡之也且穆子之入鼓終鼓之役不戮一人君子猶有取焉况聖人之兵乎湯之伐夏放桀而已他無所傷也武之伐商誅受而已他無所傷也非以全爭乎宜其不頓一戈不折一矢而天下歸之其全利

五子... 齊人伐燕取之... 若殺其父兄... 係累其子力... 毀其宗廟... 其重器如之... 其可也... 少微通鑑三項... 諸侯兵欲西... 入秦秦降卒... 夜擊坑秦卒... 二十餘萬人... 守城南... 王向於將軍... 信曰吾欲取... 於將軍度用... 幾何人而足... 信曰不過用... 十萬向吾... 十萬曰非六十... 人不可曰非... 軍老矣何怯也... 遂使李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 臣非六十萬人不可... 於是將六十萬人伐楚... 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

為如何聖人唯無意於傷民故民亦歸而不自知也乃若齊之伐燕係累其子第項之入關詐坑其子第所傷亦多矣烏得以全爭乎是雖窮力黷兵而終以自斃何利之有此帝王之兵所以萬舉而萬全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困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入皆言兵以衆勝王剪之伐荆以為非六十方則不可李信請以二十方而率敗於荆是則衆可以勝也衆雖可以勝然古人

有以百方而敗於淮淝如符堅者有以八

有以百方而敗於淮淝如符堅者有以八十方而敗於赤壁如曹公者烏在其衆耶衆而不知所用反不如寡也法曰識衆寡之用者勝是則衆寡之數必適於用而後可也十也五也倍也此兵數也十而圍五而攻倍而分此識其用者也已十而敵一則吾之兵為衆故可以圍之已五而敵一則吾之兵亦衆故可以進而攻之已二而敵一則吾之兵亦為衆然分之而後可曹

孫子兵法卷之三

魯公十軍字羽

春秋隱四年

齊師師會宋

公孫休孫人

衛人伐鄭

前漢列傳平九

元光二年秋龍

西羌知祖高方

種及明奉世三

今及虜無窮

三萬人法當倍

用六萬人然羌

戎弓矛之兵

耳器不犀利

可用四萬人一

月足以決於是

也三處

同列伯四十

索會東為言來

蘇建者蘇武父也

蘇建者蘇武父也

蘇建者蘇武父也

蘇建者蘇武父也

蘇建者蘇武父也

蘇建者蘇武父也

蘇建者蘇武父也

蘇建者蘇武父也

蘇建者蘇武父也

蘇建者蘇武父也

蘇建者蘇武父也

公之說則於五攻之說以三術為正二術

為奇倍分之說則以一術為正一術為奇

亦未為當也孫權之圍合肥時魏兵七千

人而權率十萬眾圍之此則十而圍之也

公子翬之伐鄭也鄭一而已而翬帥齊衛

陳蔡四國之師以伐之此五則攻之也馮

奉世之擊差也請倍用六萬人然後與裨

將分屯而勝之此倍則分之也乃若烏孫

之困會宗而為會宗取敗孫權困張遼而

為張遼突困權無敢當是烏孫孫權之兵

不知會宗張遼不可以困而困之所以敗

也蘇建之擊匈奴而為匈奴所敗李陵之

五千攻單于而為單于所敗是蘇建李陵

之兵於止三千五千不可以攻而攻之所

以失也吳漢與劉尚分屯而光武勅千條

萬緒猶至臨事悖亂者以其不當分而分

也十困五攻倍分法之常也然陳餘不從

左車之說謂十困五攻可以勝韓信而卒

笑

尚破

公即敗

笑

笑

笑

笑

自春秋楚
釵自舟中墜
水遽執其舟
曰是吾釵所
從墜也舟已
行而釵不行不
亦惑乎臣
猶刻也

為韓信所擒者非法之不可用也泥而不
知變也刻舟求釵按圖索馬何足貴耶此
皇甫嵩所以曰兵有奇變不在眾寡其知
所以用法矣
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
勢可以制敵則勝之以其勢不可以制敵
則勝之以其機十也五也倍也此勢可以
制敵也即其勢而用之可也敵也少也不
若也此其勢未足以抗拒之必善用其機

善勝者不
人傳之衆楚人林之
雖日搜而求其奇
已不可得矣

者而後可也敵則其勢之敵無眾寡強弱
也彼以是禦譬如兩虎相鬪其齒牙未足
以相勝而適以相斃非善戰者也必能於
戰者而後可以勝之少則彼眾我寡勢不
相敵不相敵而必與之戰是以卒予敵也
譬如一齊而陷於眾楚其何以勝於此而
能逃焉則匿形藏迹為奇設伏而後可以
勝之不若者彼強我弱勢不相若不相若
而必與之戰是武進也譬如伏雞搏狸乳

孫子兵法卷之三
十一

犬犯虎，虽有闐心，隨之死矣。於此而能避之，待時而後動，亦不為晚也。法於是三者，皆以能言之，則能者可以勝，而不能者必敗也。春秋之時，齊魯敵國也。長勺之戰，曹劌以一鼓而克之。此則能戰也。七國之役，亞夫之兵少於吳楚，亞夫堅壁不出，而率挫吳楚。此少而能逃也。陳倉之役，皇甫嵩之勢不若王國，皇甫嵩始而避其銳，終而擊其衰，是不若則能避之也。乃若蜀魏吳

三國之勢並也。終懿亮瑜肅之身而不足以相吞，則三國之將皆未足謂之能戰也。李陵以五千率入匈奴，可謂少矣，而乃隱於鞬鞞山中，率為匈奴所敗，是未足謂之善逃也。息與鄭小大不等久矣，息侯伐鄭而為鄭所敗，是豈所謂能避者耶？是三者皆勢有所不足以制人，而惟機之足用，此所以貴其能也。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左傳卷十一年
鄭息有違言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諒，不察有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亦宜乎。

孫子兵法卷第三
十一

通鑑唐肅宗... 德二載... 圓睢陽城中食... 議棄城東走... 睢陽江淮之保... 障若棄之去... 必棄勝長驅... 無江淮也不... 守以待之始... 卒向食茶紙... 尺遊食馬馬... 盡羅雀掘鼠... 鼠既盡遂出... 妾殺以食士... 亦殺其奴然... 括城中婦人... 之既盡繼以... 子充弱人知... 死莫有殺者... 餘縋四百人... 丑賊登城將... 病不能戰... 唐帝弟春等... 三十六人皆斬之生致許遠於洛陽

勢不相若則力不相敵弱不可以敵強寡
不可以敵衆其勢然也小敵之與大敵勢
不相若而力不足以敵之也小者虽能堅
守然力之不繼率爲大敵所擒張巡以睢
陽一孤城而當賊衝非不能堅守也江淮
虽獲其蔽而城陷身執有所不免則小敵
雖堅必爲大敵所擒也此衛青之不殺蘇
建謂其以少擊衆而亦舉是以爲證則小
安足以敵大耶寡不可以敵衆固也然寡

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界以殺賊城遂陷遂遠俱被執并南霽

有時而可以敵衆弱不可以敵強固也然
弱有時而可以敵強是不可以常勢論必
有謀之足以勝敵也非其謀之足以勝敵
則其大者必有取忽也大敵虽不可當然
小敵能堅守則大敵終必爲之擒矣田單
以即墨殘卒而當燕人乘勝之軍其勢亦
難以敵然燕率爲田單所破者以其謀足
以勝之也是以光武見大敵勇而見小敵
怯者蓋不敢有所忽而懼爲所擒也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得賢將則兵強，國昌；不得賢將則兵弱，國亡。強弱不在兵，存亡不在國，而在夫將之賢與不賢。則將其可以不得賢人乎？詩曰：糾糾武夫，公侯。扞城知武夫，可以為公侯。扞則將誠國之輔也，輔周則強，得其人也。輔隙則弱，失其人也。周也者，以其材能之周而且備也。亦其謀之沉幾周密也。張昭

詩周南云蕭
兔置稼之
丁越武夫
公侯干城注
糾糾武夫
有也干城皆
匪以杆外而
衛的者

史記列傳五魏諸侯封吳起為西河守其有聲名而秦兵不敢東鄉胡三省曰知讀白向
同列傳四十九李廣為右北平太守匈奴之號曰獯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後漢列傳八李廣拜漢為大司馬每從征伐諸將或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殿揚士吏常時

之兵法則以為將材之周備。曹公之說則以為將謀周密。不泄。吳起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向。李廣守北平而匈奴不敢南望。吳漢隱若敵國。李勣賢於長城。此周而國強也。乃若檀道濟見殺，魏軍果至，瓜步斛律光見誅，周武遂至，鄴是又輔隙而國弱也。龍韜亦曰：將者國之輔，上略亦曰：夫將者國之命。李靖論奇正，又曰：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亦得賢將而善於奇正而後可。

百得傳李勣
并列都督李
曰楊帝不擇人
守邊帶中國
孫長城以備
唐今我動
守并突厥不
敢南賢於長
城遠矣
百得傳宋檀
漸死魏人南伐
未帝同服畢仁
曰誰可繼道清
答曰道清以累

百得傳者
殺斛律
於地刻
之迹終不
滅朝野
惜之周
武帝南
其地故
後入業
追贈上
柱國指
詔書曰
此人若
在朕豈
得至難

後漢張
蒼說
先物

有戰功故致威
名餘未任且
帝曰不然昔
李廣在朝
奴不敢南望
後繼者復有
或人親至
制大帝登石
頭城望甚有
憂色數日若
道漸在豈至
此

以為國之輔也
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
用兵之法明主慮之良將修之君任其將
將能其職則兵無不勝矣一或失焉適所
以為軍之患三者之事或進退之牽制或
權變之不達皆君失於任人將昧於治軍
所以均為之患也大抵見可而進知難而
退軍之善謀進不可禦退不可追將之良
計無預於人君也所以君之患於軍者有

東魏列傳四十二
馮唐曰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
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注此郭門之闔也謂門限也漢書馮唐傳闔作闔牛列及
亦藉立將云君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從此下至地者將軍制之將曰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

三焉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
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

古者遺將之際推轂以命曰自闔以外將
軍制之自闔以內寡人治之是國不可從
外治而軍不可從中御也不從中御則進
退得以自如而無所牽制苟任之不專事
從中御不可進而或使之進不可以退而
或使之退是其軍有所羈縻而不得自用

前漢列傳三十九
趙充國傳注
罕開美之別
種也河南大開
小開則罕美
升美姓族殊
矣升音口堅
反天水有罕
升縣蓋以
此二種美來
降處之此地
今美姓有罕
升者總罕罕
升之類而
言之因為姓
耳變升為并
字之訛也
海屬六之罕者
罕周也旌旗也
又稀疎也俗作
罕

罕開之役兵未可以進也昭常令趙充國
引兵並進而充國以便宜自守此則不知
軍之不可以進而使之進也宜陽之役兵
未可以退也秦武王召甘茂罷兵而甘茂
指息壤以為言此則不知軍之不可以退
而使之退也進退之際得無所拘乎此所
可以為軍之一患也

史記甘茂
傳秦武王
與息壤於
息壤代
韓宣陽
月而不拔
王故罷兵
在彼王因
大起兵擊
之遂拔宜
陽

金肅宗乾元元年命郭元振李光弼等九節度討安祿山
以宣慰使觀軍容宣慰使二年于儀等九節度圍勸諸軍無統帥城久不下上下離休既而諸
節度各歸本鎮
初肅宗以
內侍軍朝恩願
神策軍使悉以
其軍歸禁中
然尚未得與北
軍齒至是東
朝恩以神策
軍從上屯苑
中其勢寔盛
舍為左右廂
居北軍之右
矣休東大營
五年觀軍容
宣慰使置
使東朝恩專
典禁兵能任
無比朝恩朝
野上令朝恩
為方略而
縊殺之注云其
后宦官典兵年
以之周

司馬法天子之義云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故德義不相踰直解天子穆諸侯皇大夫濟士子
險揖讓進退升降跪拜周旋中規折旋中矩此國容也所以不可入於軍武夫前呵壯士後隨旌
旗麾幟金鼓笳笛由坐作進退令合解結此軍容也所以不可入於國故人之有德義者不得相踰也

以其事異也曹公曰禮不可以治兵杜佑
曰治國尚禮遜兵貴於權謀形勢各異教
化不同則軍國異政也明矣不知其事而
同其政是失所以治軍之術宜軍士之感
也唐以魚朝恩而觀軍容朝恩豈知三軍
之事哉不知其事而同其政卒以王師無
統責功不專以及于敗其惑可知
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
古者擇將必論其材材足以充任則權變

杜佑
禮記
天子之義
直解天子
穆諸侯皇
大夫濟士
子

金肅宗乾元元年命郭元振李光弼等九節度討安祿山
以宣慰使觀軍容宣慰使二年于儀等九節度圍勸諸軍無統帥城久不下上下離休既而諸
節度各歸本鎮
初肅宗以
內侍軍朝恩願
神策軍使悉以
其軍歸禁中
然尚未得與北
軍齒至是東
朝恩以神策
軍從上屯苑
中其勢寔盛
舍為左右廂
居北軍之右
矣休東大營
五年觀軍容
宣慰使置
使東朝恩專
典禁兵能任
無比朝恩朝
野上令朝恩
為方略而
縊殺之注云其
后宦官典兵年
以之周

得其宜不知其權而同其任則其所任非其人矣軍士疑而不知所從曹公釋曰不得其人也杜佑釋曰君闇其用臣不知權變則舉措失所軍覆敗矣趙王歇使成安君將兵以禦信成安自稱義兵不從廣武之策是未知權也不知其權而同其任適使軍士之疑泚水之鯁自取之也况進退者軍之節制政事者軍之紀綱權任者又軍之威勢三者之中無一而所以軍士

縻而且惑惑而且疑矣

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

引勝

木必蠹而後虫生醯必酸而後蚋聚物不自壞則亦莫之壞法曰慮既定心乃強慮定而心強敵末如之何矣一惑而疑必將失聲於風鶴慄服於木形勢將不攻而自敗宜諸侯之乘也是謂亂其軍而引入以勝已也此無它疑志不可以應敵也曹公

晉武帝太元六年
戰泚水南
中流矢餘眾
甲冑皆傾
聲鶴唳者
為王師已至
行諸宿重以
飢凍死者十
七八又見八公
山草木以為
兵

慄服當作
慄服

曰引奪也。謂奪其勝也。故知勝有五。

兵虽不能必勝，而勝亦可以預決。制勝虽
有異術，而計勝本無異效。自知可以與戰，
不可以與戰，而至於將能而君不御，五者
虽不同其術，而其為勝則一而已。故能有
一於是，則勝亦必可以豫決矣。
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以
兵以機勝，可戰，不可戰，皆機也。可以戰而

同時俱攻，轉南為北，等備日夜遁。後陸遜子利備戰，有陸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教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火勢甚盛，陸遜立言曰。

兼者恪字元
朱鐵之子也。順
德者魏帝秋
和十二年，大
司馬恪圍取
金龍於廣固
金龍面縛出
降。恪撫安新
地，廣固城名。
左傳：僖二十二年
宋公及楚人戰
于泓，宋人既
列，楚人未既
濟，百馬曰：彼眾
我寡，及其未
既濟也，請擊之。
公曰：不可。既
而，未成列，又
以。告曰：未可。既
陳而後擊之。
宋師敗績。

與戰乘其虛也。故勝不可與戰而不戰，避
實而擊虛也。故亦勝。陸遜知所以破備之
策，故以火炬而勝。陳登知周章之可擊，故
縱兵擊之。知可與戰也。臣夫堅壁不出而
率挫，吳楚慕容恪築室反耕，卒克廣固。知
不可與戰也。故皆能取勝。苟為不然，則可
戰不戰，必為宋公之敗於泓，不可戰而戰，
必為李陵之降於匈奴，其敗也宜。
識眾寡之用者勝。

三國志陳
登傳註
云魏太祖
以登為廣
陵太守云
孫策遣
攻之登棄
城望形勢
知其可擊
乃擊之
登之戰周
章方結
陣不得還
登手執軍
鼓縱兵擊
之賊遂敗
登字元龍

晉書載記云
李特傳云李特及
李苻相謀使曹
元張頭等率兵
三萬襲特
特之歸甲兵以
待之元等至特安
卧不動待其眾
半入發伏擊之
殺元頭等

有端立將云軍中之事不同君命皆由將出

史記周書傳云將軍令曰軍中因將軍令不同天子之詔

以師我能備而彼不能備是我之虞足以
待彼不虞也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所以勝
也趙充國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率以
是而破先零李特繕甲勵兵以待曹無而
率以是擒曹元是以虞待不虞者可以勝
也苟為不虞則必為曹之不備和而敗於
邾燕之不虞制而敗於制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將得其人則功有取責何必從中御乎况

元
軍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潛軍軍其後
燕人畏邾三軍而不虞制人
二公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
不虞不
可以師

兵盛不可遣
百將仍乾元元年
臣受命將死於
外不見陛下目
不暇帝引至卧
内謂曰濟東事
一以委卿子儀鳴
咽流涕至死

征南大將軍公孫述遣其將
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
進討沔陽郡也
列時帝已不豫群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是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今將既能矣而君
又不之御彼必進退自如而無掣肘憂尾
之患所以能勝岑彭漢之能將也故光武
謂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子儀唐之能將
也故肅宗謂河東之事一以委卿苟為不
然則必為宋文矣宋文每命帥行師交戰
日時亦從中御是以將師趨趨率無成功
何以能勝雖然將能而後可以不御之也
將或無能其可不御之乎光武敕吳漢千

千

條萬緒猶至臨事惇亂况不御之乎
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制敵之道既無往而不知則臨敵之際斯
無往而不勝此五者皆可以決勝所以為
知勝之道

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用兵之道彼已而已校計索情彼已之說
也知吾卒之可以擊知敵之可擊彼已之
說也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彼已之說也

知彼知己則勝負可決故雖百戰而不危
殆韓信與高祖論楚漢之強弱知陳餘之
不用左車計知龍且之以已為怯是能知
彼已也韓信之兵豈容少挫耶故法又曰
知彼知己勝乃不殆
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
是知己易而知彼難雖不能知彼而能知
已雖未能全勝而勝負亦半焉司馬懿雖

百將傳司馬懿
與諸葛亮對壘
百餘日會亮病
卒諸將燒營遁
走百姓奔告懿
懿以窮寇不之
逼於是相保結
陣而去懿自乃行

編年通論亦
載沙門道安
諫苻堅之事
與佛祖通載
同

卷之四

寬永二十年二月廿八日因松平式部大輔忠次之所望而始開筵
至四月十三日此一冊講了
春齋

